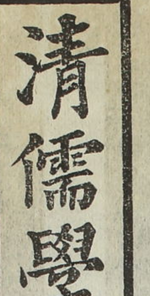
清儒學案



□ 12
3276
46

日文
8578
16

門 口12
號 3276
卷 46

清儒學案卷九十三

樸齋學案上

天津徐世昌

樸齋實事求是以經證經遂開家學傳及竹邨益以邃密儀禮正義允爲集成之書一門數世自相師友斐然有述作者無慮十人海內論家學之盛於鄞縣萬氏元和惠氏嘉定錢氏而外績溪胡氏實爲後勁述樸齋學案

胡先生匡衷

胡匡衷字寅臣號樸齋績溪人歲貢生候選訓導胡氏世爲詩書望族祖廷璣字瑜公游學京師不樂仕進歸以所學教後人著有周易臆見五經解隨筆等書先生生有至性事父母盡孝東身名敎言動必以禮承先志力學著書以老卒年七十四於

經義多所發明不苟與先儒同異尤深於禮所著有三禮札記
周禮井田圖考井田出賦考其論井田多申鄭義而授田一事
以遂人言田萊之數是鄉遂制大司徒言不易一易再易之數
是都鄙制鄭氏注自相違戾故爲畿內授田考實列於卷首積
算多精密其論賦法謂畿內采地雖畫井而仍稅夫不立公田
故周禮無助法太宰九賦不皆田稅而斷無口錢其論官制謂
周禮外惟儀禮是周初之制且多諸侯之官可藉以考當時侯
國設官之舊若左傳官職每出東遷後所僭設禮記且有秦漢
職名未可盡據因著儀禮釋官六卷侯國官制補考二卷侯國
職官表一卷大夫家臣考一篇附焉又爲春秋列國職官譜禮
記官職考三禮目錄校證各一卷幼讀易受之庭訓因著周易
傳義疑參十二卷發明宋學謂先天圖非經所有不敢信也謂
孔穎達左傳正義於賈服等說必盡駁以從杜注非持平之論
且今之杜注唐以前亦有引爲服注者足見集解多本舊誼因
著左傳翼服一書謂論語自齊魯古三家傳本各異迨後鄭何
注本又殊而釋文所載舊本及皇氏義疏異字異句尤多然閒
存古義未可盡廢因著古本證異論語補箋又著有莊子集評
離騷集注其詩古文一編曰樸齋存稾諸書惟儀禮釋官侯國
官制補考三禮目錄校證存其餘竝佚參王澤撰家傳　胡培翬撰繩軒公行狀　洪
鐸識鄭氏儀禮目錄校證
後　績溪胡氏所著書目
儀禮釋官序
儀禮釋官何爲作也所以明侯國之官制也自泰古輔有三名
厥後雲鳥之紀代垂其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其詳不可得聞
至於周官三百六十詳且備矣然皆紀天子之官而諸侯之官

弗傳春秋列國之官莫詳左氏傳而往往出東遷後所僭設不盡可據惟儀禮制自周公燕射聘食諸篇皆諸侯之禮而其官名與周禮或異或同因而考之侯國之制略具於斯司徒爲宰執政之官也宗人樂正禮樂之官也司馬射人軍政之官也工人士梓人事典之官也膳宰雍人飲食之官見焉內官之士夫人之官見焉小臣僕人侍從之官見焉顧諸侯之官其爵必降等於天子其職司或兼攝而不備則聖人決嫌明微之意寓乎其閒周之諸侯遵而守之安至有置六卿稱縣公之僭越哉若夫齊夫天子官也而不見周禮可以補王官之闕冠昏喪祭諸篇諸侯之大夫士禮也可以考家臣之制余不揆檮昧取注疏之說究其得失略者補之疑者正之又復蒐取諸經所載侯國官制編附於後廣儀禮所未備庶以見有周一代侯國設官分

職之大略云爾

例言

周禮以官爲紀儀禮以事爲紀而官因事見節目較周禮更密稱名較周禮更繁如周禮但言射人而儀禮有司射射正大射正小射正周禮但言小臣而儀禮有小臣正小臣師周禮但言喪祝而儀禮有夏祝商祝周祝周禮之宰一耳儀禮則冠禮昏禮之宰與大射聘禮之宰與食禮覲禮之宰殊大射聘禮之宰與食禮覲禮之宰又殊且有一篇之中名同而實異者如大射之司馬與司馬正司馬師異聘禮經之宰夫與聘禮記之宰夫異又有名異而實同者如鄉射之司正與司馬爲一人燕禮大射之司正與射人本一官聘禮諸侯禮也而大夫之官在焉士喪既夕士禮也而諸侯之官見焉若此類紛紛錯出不爲疏通而證明之則於尊

卑繁殺之際必多窒礙而不能展卷了然以達於制作之意亦足爲讀是經者之病故官制之釋非可已也

儀禮十七篇官制既有天子諸侯大夫士之不同而節次詳略亦異今分篇釋之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爲一卷燕禮大射儀二篇官最多而儀最繁疏釋較詳每篇各爲一卷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爲一卷喪服篇官制絕少其中室老貴臣之屬已見他篇不別出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爲一卷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爲一卷若諸篇內有義同者則注明見某篇以從簡省

周禮每篇首有序官一篇諸侯之官其爵無可考惟燕禮注云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諸侯則上士是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今每官以周禮序官推之考其爵次注於官名之下而經文依次條釋於後其已著者不重出

儀禮之官皆行禮之人每篇中有一官前後疊見于經者今惟取經文有發明者載之餘不盡錄

儀禮鄭氏注最爲精核然官制亦間有疏失如燕禮之小臣師與大射小臣師同而注以爲上臣之長燕禮之主人是膳宰非宰夫而注仍燕義不加辨正司宮爲宮人非小宰左右正非謂樂正僕人正特牲士祭有私臣則士亦有臣而注謂士無臣士喪既夕二篇多公家之臣來治事者而注未能辨別至賈氏之疏依文敷衍略少考證而疑繆轉滋今條列注疏於前以己意疏釋於後低一格用案字別之其有經文無注疏而關於經義者亦爲補釋

諸侯官制自儀禮外左傳戴記爲詳其餘諸經亦間有存者然

左氏內外傳先王之官制賴以傳者固多而出於後世之增易者亦不少禮記雜有天子諸侯之禮且所記非一代之制今惟一以周禮官名考之凡儀禮所未著而見於他經者別輯爲侯國官制補考二卷又次列其爵等爲侯國職官表一卷附於釋官之後以備周代掌故焉

侯國職官表序

天子六卿諸侯并爲三所以辨等威防冗濫然君國子民之事同則治教禮政刑事之典闕一不可也此表依周禮六官次第凡見於經而可信爲周初侯國之制者則書其官其疑而未能定者依次附錄其說若出後人之僭設者則闕而不錄分孤卿大夫士庶人在官者爲五格其官爵下周禮一等本鄭氏燕禮注推而列之燕禮注云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諸侯則上士後之言官制者將有覽焉

焉

鄭氏儀禮目錄校證

士冠禮第一

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亥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句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爲士冠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大戴戴德小戴戴聖及別錄別錄劉向所作此皆第一

疏曰此士身年二十加冠法五十乃爵命爲大夫故大夫無冠禮爲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天子諸侯同十二而冠自然有冠禮但儀禮之內亡耳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冠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衮冕陳氏禮書謂天子五加四加玄冕五加衮冕家語冠頌云王大子之冠擬冠則天子加

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若諸侯之子不得四加與士同三加可知

朱子曰此篇言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而爲士者若天子之士則其朝服當用皮弁素積不得言玄冠朝服也

敖氏繼公曰凡經言士禮者皆謂諸侯之士其言大夫禮者亦然

案士有已仕而有位者上士中士下士是也有未仕者玉藻所謂居士王制所謂選士俊士是也此冠禮雖主士身加冠但不必爲有位之士朱子曰士之子恆爲士雖未仕亦得用此禮觀經云主人玄冠朝服則其父固有位之士也又云將冠者采衣紒則未仕爲士可知敖氏謂此篇主言士冠其子之禮義亦得通古者四十彊而仕豈有童子居士位哉鄭氏之說失之

士昏禮第二

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取其（依釋文增）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昏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二

朱子曰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孔子曰霜降迎女冰泮殺止媒氏又言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此皆昏禮之大期也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是人君早娶所以重繼嗣也

案此篇主言士之昏禮亦兼已仕未仕者言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鄭氏曰大夫或時改娶有昏禮又曰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其禮今皆亡耳

士相見禮第三

鄭目錄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雜記會葬禮曰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大小戴及別錄皆第三

張氏爾岐曰據經初言士相見禮次言士見於大夫又次言大夫相見又次言士大夫見於君末及見尊長諸儀皆自士相見推之故以士相見名篇

鄉飲酒禮第四

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將將字依釋文增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乃第十小戴及別錄此皆第四

疏曰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此賓賢能一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三也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

呂氏大臨曰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論語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言之

張氏爾岐曰疏言鄉飲有四此篇所載三年大比賓賢之禮也常以正月行之將射而飲下篇所列是也於春秋行之黨正正齒位於季冬蜡祭卿大夫飲國中賢者則無常時

鄉射禮第五

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射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十一小戴及別錄皆第五

疏曰周禮五州爲鄉一鄉管五州鄉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內

來臨此射禮是爲鄉大夫在焉則名鄉射又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訖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行此射禮以詢之故名爲鄉射

案鄉射有二一是州長會民習射一是鄉大夫貢士後以此射詢衆庶其禮皆先行鄉飲酒禮但諸侯之鄉射鄉大夫是大夫州長是士記云大夫兇中士鹿中又鄉大夫射於庠州長射於序爲少異耳

燕禮第六

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燕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二小戴及別錄皆第六

疏曰按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又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

案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賈疏饗亭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算爵以醉爲度行之在寢饗禮今亡此篇所載是諸侯燕其臣之禮其天子之燕禮亦亡矣又有與族人燕及祭畢之燕皆與此禮別

大射儀第七

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射義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第十三小戴及別錄皆第七

孔氏穎達曰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大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與之射或諸侯相

朝與之射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其賓射燕射士皆有之此三射之外有鄉射又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班其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鄭注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主皮之射鄭注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陳氏禮書以射甲革椹質爲即貫革之射

案射禮唯大射鄉射二篇今存但所載皆諸侯禮其天子之大射略見於周禮司裘職而其禮亡矣大射獨言儀者以其威儀比鄉射尤多也

聘禮第八

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於五禮屬賓禮大戴第十四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八

疏曰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其經云五介又云及竟張旜孤卿建旜據侯伯之卿之聘周公作經互見爲義此見侯伯之卿大聘公食大夫據子男之臣是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俱有

案聘禮有天子撫諸侯之禮大行人云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頫曰視是也此篇是主言諸侯與諸侯相聘之禮歲相問比年小聘也殷相聘三年大聘也

公食大夫禮第九

鄭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錄第九

疏曰下文薦豆六設黍稷六簋庶羞十六豆此等皆是下大夫小聘之禮下乃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庶羞二十豆是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據小聘大夫也魚腸胃倫膚皆七者謂子男小聘之大夫

案天子有食諸侯之禮大行人云上公食禮九舉侯伯食禮七舉子男食禮五舉是也諸侯相朝有相食之禮掌客云上公三食侯伯再食子男壹食是也此篇是主言諸侯食聘賓並及大夫相食之禮即聘禮所云公於賓壹食再饗大夫於賓壹饗壹食敖氏謂此篇與前篇互見其禮者是也饗食皆行於廟但饗有酒食無酒又養老亦用食禮與此別

覲禮第十

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覲禮於五禮屬賓大戴第十六小戴十七別錄第十

疏曰曲禮云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扆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是朝宗禮備覲遇禮省可知

案據曲禮注云冬遇依秋是遇禮雖亡而未亡所亡者朝宗

禮耳其諸侯相朝禮儀禮亦亡又諸侯見天子有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皆於國外爲壇而不在廟朝其儀略見於此篇末云

喪服第十一子夏傳 唐石經及釋文俱作喪服經傳第十一據疏云傳曰者不知是誰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則賈氏本亦無子夏傳三字也今本蓋後人所增當依舊題作喪服經傳 案儀禮十七篇惟此篇有傳疏云五服差降精麤變除之數既繁出入正殤交互恐讀者不能悉解其義是以特爲傳解

鄭目錄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 按疏引無居字於彼焉已 按疏引已下有棄字亡之耳大戴第十七小戴第九劉向別錄第十一

疏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喪服其篇各別今皆亡惟士喪禮在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服制之事

案喪服一篇唐以前亦別行於世見釋文序錄及隋書經籍志 釋文載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僊之劉道拔周續之並注喪服

士喪禮第十二

鄭目錄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喪於五禮屬凶大戴第四小戴第八 案據士冠禮疏當作第十三第八乃士虞禮 別錄第十二

疏曰此當諸侯之士知者下云君若有賜不言王又鄭直云士喪父母不言妻與長子二者亦依士禮

案禮記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既夕第十三 唐石經及釋文既夕下皆有禮字

鄭目錄云士喪禮之下篇也既已也謂先葬二日已夕哭時與葬間一日凡朝廟日請啟期必容焉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

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大戴第五刪删字疑衍小戴第十四別錄名士喪禮下篇第十三

敖氏繼公曰此禮承上篇爲之而別爲篇者以其禮更端故也篇首云既夕哭故以既夕名篇

案此與士喪禮共爲一篇以簡册繁重釐而爲二鄭注周禮引亦稱士喪禮下篇

士虞第十四

鄭目錄云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虞於五禮屬凶大戴第六小戴第十五案據士冠禮疏當作第八第十五乃聘禮

疏曰虞卒哭在寢祔乃在廟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賈疏本作謂諸侯之士祭祖禰此依釋文所引增釋文所引是因疏文誤入於五禮屬吉大戴第七小戴第十三案據士冠禮疏當作第十三十第十三乃士喪禮別錄第十五大戴以下十四字舊脫吳草廬氏補

疏曰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牲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謂中下之士祖禰共廟若祭無問一廟二廟皆先祭祖後祭禰無問尊卑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祭畢以此及少牢惟筮一日

案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肆謂薦熟獻謂薦血腥祼之言灌謂始獻求神言饋食者著有黍稷蓋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先祼獻而後薦熟薦黍稷大夫士

之祭直自饋熟始無祼獻之禮故曰饋食今惟大夫士祭禮存於儀禮其天子諸侯之祭禮則亡矣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少牢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八小戴第十一別錄第十六

疏曰曲禮云大夫以索牛用大牢是天子卿大夫明此用少牢爲諸侯之卿大夫可知賓尸是卿不賓尸爲下大夫爲異也

有司徹第十七 唐石經及釋文俱無徹字 陸氏曰本或作有司徹

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賓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 通解續引目錄如是今本作上大夫既祭賓尸於堂之禮若下大夫祭畢禮尸於室中無別行賓尸於堂之事是因疏文誤衍十四字 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有司徹於五禮屬吉大

戴第九小戴第十二別錄少牢下篇第十七

疏曰言大夫既祭賓尸於堂之禮者謂上大夫室中事尸行三獻禮畢別行賓尸於堂之禮又云祭畢禮尸於室中者據下大夫室內事尸行三獻無別行賓尸於堂之事即於室內爲加爵禮尸即下文云若不賓尸以下是也

敖氏繼公曰此別爲一篇及其名篇之意皆與既夕同

案此與少牢同爲一篇亦以簡冊重大釐而爲二分賓尸以下及不賓尸者別爲一篇賓尸即繹也天子諸侯曰繹卿大夫曰賓尸繹於明日行之賓尸與正祭同日

又案困學紀聞引三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特牲少牢有司凶禮四喪服士喪既夕士虞賓禮三相見士冠士昏鄉飲鄉射燕大射公食聘覲嘉禮七軍禮皆亡考儀禮漢書藝文志謂之禮古經其云十七篇者魯

高堂生所傳也其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者有五十六篇較高堂生所傳多三十九篇士冠禮疏云魯人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是今文也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是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祕在於館　則其中天子諸侯之禮固多漢代諸儒唯十七篇師授不絕藝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記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故鄭據以作注並作目錄其三十九篇因學紀聞云康成不注遂無傳焉則其書亡久矣

附錄

先生兄弟五人居第四當十餘齡時伯兄匡展病見親憂之甚焚香籲祝願以身代洎耄年弟匡裁卒哭之喪明　王澤撰家傳　繩軒公行狀　胡培翬撰

胡氏世居績溪市東先生與弟別庵匡裁居新巷內從弟繩軒

匡憲性山匡定居新巷外巷中有樓亭下可憩息每於日晡自書塾歸會於巷口各以所疑所得相質證一義之異高聲辨論斷斷不休自遠聞者驚以為爭及前乃知其講學於此咸敬異之　胡培翬撰繩軒公行狀

洪鐸曰隋書經籍志云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梁有陶弘景注一卷亡今目錄散存三禮疏中樸齋先生嘗集而出之校其譌字並引諸儒說附證於後每經各為一卷竹邨將以儀禮釋官付梓屬校於鐸鐸謂當取先生所集儀禮目錄冠諸卷首俾閱者知十七篇之屬而官之屬諸侯屬大夫士者益易曉昔朱子撰儀禮經傳通解首輯目錄一卷全載鄭氏目惜其書止及冠昏相見鄉飲鄉射五篇而燕禮以下目錄並闕今先生是編亦纘成朱子之志也　洪鐸識鄭氏儀禮目錄校證後

唐鏡海曰釋官一書以周禮禮記左傳國語與儀禮相參證論據精確足補注疏所未及國朝學案小識

曾滌生曰先生治禮崇信鄭氏而於鄭說之歧誤者亦不苟爲附和至於曲證旁通往往即一事而洞見本原書儀禮釋官後

樸齋家學

胡先生匡憲

胡匡憲字懋中號繩軒樸齋從弟少承庭訓舉止端重年十六補縣學生年二十而孤從鄭炳也讀書紫陽山數年學益進盡通諸經嘗於易欲重刊本義以復漢志十二篇之舊於詩謂毛傳最古鄭氏已不盡悉其義今本毛傳多被王肅竄亂異同之迹尚可考見又每歎唐宋以來不明古人字借聲轉之理解經輒多隔閡又常以四子書體驗於倫常日用識解有足補前人者欲條記爲一編而未成所著有毛詩集釋二十卷繩軒讀經記十二卷石經詳考四卷讀史隨筆六卷繩軒集三卷易書詩禮春秋及許氏說文皆有手鈔定本生平嚴氣正性言動以禮所交游多名宿皆敬畏之里中後進有爲非者必曰無令先生知道旁有跛倚箕倨者見先生至必改容其爲教嚴肅而懇切有常而不迫弟子來學者必令讀經親爲倍誦不以年長而或寬有過必撻之不以青衿而少貰以是成立者百餘人嘉慶七年卒年六十參胡培翬撰行狀績溪胡氏所著書目

胡先生秉虔

胡秉虔字伯敬號春喬繩軒長子也自少習聞庭訓未弱冠於羣經大義悉已通曉嘉慶己未進士刑部主事歷官甘肅丹噶爾同知道光丙戌卒於任所生平精於訓詁聲音之學於說文

用力尤深著說文管見三卷其論省文段借實發前人所未發
又著古韻論三卷會合諸家之論而持其平卦本圖考一卷論
畫卦之原周易小識八卷尚書小識六卷論語小識八卷皆取
諸經文字句讀異同詳引而辨正之尚書序錄一卷毛詩序錄
四卷列序說於前采注疏附後而以己意論斷之漢西京博士
考二卷詳考諸經博士源流而西漢傳經之師法以見甘州明
季成仁錄四卷詳考李賊陷甘殉節諸人事官張掖作景忠錄
二卷詳考河州自宋以來殉節諸人事官河州作諸書皆出手
定又有經義聞斯錄槐南麗澤編月令小識四書釋名小學卮
言對牀客話惜分齋叢錄消夏錄受經堂詩存所著書自說文
管見古韻論卦本圖考尚書序錄博士考成仁錄景忠錄受經
堂詩存外並佚　參胡韞玉撰傳　胡培翬撰遺
書記　續溪胡氏所著書目

卦本圖攷序

爻主動動則變乾動則變坤坤動則變乾也其有一爻變者如
左傳所載觀之否師之臨類觀四爻動則變否師初爻動則變
臨也至于一卦之內兩爻互易如象傳所言剛柔上下者先儒
亦謂之卦變以繫辭傳有云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
唯變所適故耳朱子云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爲自彼
來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有此卦也又云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
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
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又云非是聖人合下作卦
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其說精矣但謂縱橫曲直反覆
相生無所不可似乎說得太寬故本義於卦變歌十九卦之外
又有云又自某卦某卦而來者東牽西曳茫無畔岸未免啟後

人憑肊說經之漸今詳攷諸儒之說案之於經是者從之漢人解易多云此本某卦或云此卦本某今亦依用遂命曰卦本圖攷云

說文管見

說文佚文

自唐以後說文殘缺即二徐之本已互有不同或本無其字而後人增入或本有其字而傳寫脫去徐氏新修十九文外如矣朏希繇畾敞稊綷起習桑差妥由丗冨筥劉厄免靳幷鏗蓺謣洴朵箠玅拜諸字偏旁有之而佳部雁下云或从人人亦聲則雁乃或體而雁字正篆已脫匕部乾下云矣古文矢字今矢無此重文骨部骴下云骴或从囚今亦無此重文而希則文選注引之免丗冨則廣韵引之繇則韵會引之其爲脫遺顯然他如見于經典釋文者有朘竊亦見正義舸亦見正義舸亦見正義牐亦見正義窯亦見稿亦見韻會鳶弊鴣鶗鰍絲之重文亦見集韻韻會正義癢瘙痮蓊蔣諸字見於五經正義者有蚸第洌摻諸字見於史記索隱者有櫚鎽諸字見於後漢書注者有歈甒亦見玉篇集韵韻會贊諸字見於文選注者有劇濤磭嗤脣僇馣諸字見於藝文類聚者有祽亦見初學記亦見初學記騵諸字見於一切經音義者有閹亦見太平御覽打瘢揩穱澁諸字見於華嚴經音義者有矜字見於六書故引唐本說文者有个謠亮黛幹諸字見於廣韻者有鄭亦見韻會蛤聧磾諸字見於集韻者有頎亦見類篇韻會鶨亦見類篇韻會睦亦見篇韻會諸字見於類篇者有餘字見於韻會者有韃翀瀸吳蹻躅幄僜顯縝柑柙儇蔓鉀濂磕邁權槾颼昧珍栜諸字見於太平御覽者有礗儈琛諸字見於汗簡者有弓字諸書稱引或誤以他書爲說文者有之然實係元本所有而今

本脫遺者亦必不少新附列朘竊旋歙礦劇濤闓打琛儈等蓋未攷說文本有此字耳或又疑諸書所引卽新附之文則倒置矣新附雖非出於徐氏亦必起於唐以後故小徐不錄

重文見說解中

說文重文有不載篆體而僅見說解中者如毗下云从骨此聲毗或从囟而篆體無毗字昏下云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而篆體無昏字雁下云从隹厂省聲或从人人亦聲而篆體無雁字今本篆體作雁遂致注不可通雟下云木生條也商書雟枿當作梨古文言由枿而篆體無由字或以爲脫漏而補之恐非許君之意也今本說文多脫字然亦非脫而或疑爲脫者如昏日冥也从氐省此處當脫聲字一曰民聲从昏之字婚惛閽鶞等偏旁皆作昏敳殙腊蠶等偏旁皆作昏或欲於昏下補重文昏字愚以爲不必也以許氏已明云一曰民聲也或又據五經文字謂避諱省昏作昏則尤與說解相背矣且許氏書中如珉慈之類皆未省何獨於昏而省之至若毗下云毗或从囟則毗後似當有重文作毗雁下云或从人人亦聲則正篆似當作雁而雁後有重文作雁矣下云矣古文矢字則矢後似當有古文作矣然愚謂此皆重文之見於注中者

假借

文字之用惟假借不窮經典之中亦假借最夥說文敘云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然亦有本有其字臨文取用或借他字者釋文敘引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矣先儒概以古通用釋之而字

之源委不分

五經文字敍謂叚借若后爲後辟爲避大爲太知爲智之類按避太智此隸體增加古止作辟大知乃隸變非叚借也惟后爲後則聲近叚借

省文叚借

尚書懋遷有無化居化當卽貨字貨从貝化聲故亦省作化史記弟子傳與時轉貨貲索隱云家語貨作化是其證也詩唐風采苓人之爲言爲卽譌字譌从言爲聲故亦省作爲孔疏又云定本作僞僞釋文亦云本或作僞僞从人爲聲聲近叚借史記五帝本紀便程南譌索隱本作南爲云爲依字讀漢書王莽傳作以勸南僞師古曰僞讀曰訛是其證也大雅大明其會如林會當旃字旃从从會聲故亦省作會說文正引作旃春秋傳曰旃

動而鼓杜注以旃爲旂馬融廣成頌云旂旃森其如林是其證也說文旃建大木置石其上此皆省文叚借也發以追敵也與馬杜異

說文解字序與漢志異同

敍云尉律志云蕭何草律徐錯曰尉律漢律篇名閭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從之非也鄭漁仲通志王伯厚玉海則以爲廷尉治獄之律按漢書百官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改爲大理武帝復爲廷尉哀帝復爲大理禮志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顏師古曰卽法官也藝文志又云法家者流出于理官魏刑法志云漢宣帝時于定國爲廷尉集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王伯厚漢志攷證云律令藏于理官故不著錄又按漢刑法志云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揚雄解嘲云至漢權制而蕭何造律晉刑法志秦漢舊律其文起于魏文侯

師李悝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唐六典注云商鞅傳之改法爲律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與廄戶三篇合爲九篇風俗通咎陶謨虞始造律傅子曰律是咎陶遺訓漢命蕭何廣之蓋律掌于廷尉謂之尉律即下文所謂廷尉說律也而漢初之律定于蕭何故志推本言之云蕭何草律廷尉所用之律即蕭何所草之律也

敍云學僮試十七已上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志云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按諷書當從敍作諷籀書爲史當從敍作爲吏六體當從敍作八體敍又云秦書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亡新居攝使甄豐等校定時有六書一古文二奇字三篆書四佐書即秦隸書五繆篆六鳥蟲書尚書疏云亡新于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以慕古故用古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衛恆書勢江式論書表皆同敍說則西漢用八體無疑矣據敍則試學僮者郡也初試以籀書而使之爲吏又試以八體而移於大史太史課最然後以爲尚書史次第分明不然外郡之學僮多矣太史安能一一試之且試之之法將太史周行天下就學僮而試乎抑學僮奔走京師就太史而試乎必不然矣尚書史即尚書御史史書令史之省文史書即籀書本史籀所著十五篇故或曰籀書或曰史書臣瓚曰今之太史書者史籀本宣王太史也令史官名蓋給

事于尚書御史者也漢書百官表不載章昭云若今尚書蘭臺令史考漢官儀云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又云能通蒼頡史篇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爲尚書郎（見通典）通志職官略云令史漢官也後漢尚書令史十八人曹有三人主書後增劇曹三人皆選于蘭臺符節簡練有吏能者爲之其尚書郎初與令史皆主文簿郎闕以令史久次者補之光武好革用孝廉孝廉恥焉舊制令史限滿補丞尉鄭宏始奏補令史爲長又續漢志注云有今注永元三年增尚書令史員功滿補小縣墨綬後漢官制多本前漢是令史爲末秩去吏不遠如後世之流外而史書令史則令史中之專掌史書者如我朝之部院筆帖式專主繙譯國書耳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當時奏牘皆當用史書嚴延年傳稱其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于手中

貢禹傳亦言郡國擇便攷史書者以爲右職又王尊傳司隸遣假佐蘇林皆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志云尚書御史書令史則外之郡國內之諸府皆有史書吏以剡奏是也志又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按史籀乃宣王太史史者其官籀者其名古人質朴不另立名目即以其官名人又名其書是時周興已百餘年矣厥後孔子書六經左氏述春秋傳尚用古文班氏以爲周時史官教學童書於古無徵且史官不掌教事班氏誤與上同

敘云書或不正輒舉劾之志云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按漢書萬石君傳長子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劉勰文心雕龍練字篇云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

時重文也兩漢刊誤補遺云尚書御史皆在禁中受公卿奏事故云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云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蒼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志云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按此節敘志互相證明元始平帝年號庭中當從敘作未央廷中宣帝所徵杜業爰禮秦近等不皆齊人敘于訓纂篇下言凡蒼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當即指訓纂而言蒼頡蓋即訓纂首篇之名非李斯之蒼頡亦非閭里書師所合之倉頡也許氏記其篇記其字班氏記其章揚氏之書於茲可攷志又云訓纂一篇猶云一篇班氏自言續揚雄作十三章說文解字亦間引班固說隋志有班固太甲篇在昔篇而敘不數蓋不以作者許之也

說文繫傳

南唐徐氏兄弟皆精小學當時李穆比之二陸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宋元憲公書問蘇魏公徐鍇與鉉學問賅洽略相同而世獨稱鉉何也魏公言鍇仕江南早死鉉得歸本朝士大夫從其學者眾故得大其名耳宋兄弟好論小學得鍇所作說文繫傳而愛之每欲爲發明得蘇論喜曰二徐未易分優劣要以是刖

之異時修史者不可易也是鍇之學宋初本不甚顯又李巽巖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序云鍇所著四十篇總名繫傳蓋尊許氏若經也惜其書未布而鍇亡鍇無恙時鉉苦許氏偏旁奧密不可意知令鍇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檢閱力省功倍鉉又爲鍇篆名曰五音韻譜今韻譜或該諸學官而繫傳訖莫光顯余蒐訪歲久僅得其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王伯厚玉海云說文繫傳四十卷通釋一至三十部敘三十一至三十二通論三十三至三十五祛妄三十六類聚三十七錯綜三十八疑義三十九系述四十今亡第二十五卷又困學紀聞云呂太史謂元本斷爛每行滅去數字故尤難讀是鍇之書在南宋已無完帙矣明趙凡夫說文長箋自序云徐氏繫傳各篇其通釋已亡惟存其目或者卽叔重十五篇釐爲二十八并敘爲三十卷則趙氏未見通釋矣國朝王阮亭古夫于亭雜錄云說文繫傳未見不知海內藏書家尙有傳之者否也則王氏并未見繫傳矣由宋以來不絕如綫自吳山夫玉摺鈔得之好古者遞相傳錄乾隆壬寅歲吾鄉汪氏啟淑始合舊鈔數本讎錄付梓是書从乏傳刻訛脫盈篇無從訂補然而首尾完具卷帙分明儼然徐氏之全書我生後阮亭氏已百餘年後凡夫氏且二百餘年後伯厚氏又四百餘年而猶獲見全書可不謂幸歟惜汪氏校梓時過於仍因如卷七叟部叟字下云从人在穴上（繫傳本訛作从此从人在穴中）商書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叟（繫傳本訛作營此从鉉本）求得之傅巖臣鍇曰書作營今本訛作營使許氏本與書同則鍇之言贅矣羽部翳字下云翳也所以舞也从羽殹聲詩曰左執翳（繫傳本訛作翿此从鉉本）臣鍇曰俗作翿今本訛作執翿使許氏本與俗同則

錯之言贅矣此傳錄者假手生徒不詳上下而輒竄易以詩書本文雖古書不可輕改然此等處何妨即取徐鉉所定說文校正之至趙氏又云部敘漏三十餘字顛倒二三節詳其文勢當通篇勻寫後之淺夫截作篆隸二體遂譌不成讀曾覓宋本相同此失知錯亂已久其通論亦同前失云云今本部敘已從勻寫而通論等篇尚未改正類聚篇脫謬尤多

祛妄篇第三十六卷共五十六條內惟棄字一條闕顏之推家訓其餘皆闕李陽冰之妄每條下或先舉說文或不舉說文皆載陽冰之語而繼以臣鍇云云以闕之獨㠯字下無陽冰語而云陽冰所見爲淺近焉不知李說若何疑有脫句陽冰善二篆而不通六書好出新意譌許氏如以才爲木去其枝但有棪栽以未爲从上小尊行居上而已小也以弔爲二人往反相弔問

以午爲五月筍成竹半枝出地以州爲三歹以欠爲冰裂合土爲一分析折爲二使非徐氏則邪說流行貽誤不少繫傳之功於茲爲大

說文長箋謂類聚錯綜疑義三篇可毋閱也愚觀類聚錯綜二篇皆通釋之餘論多足以發明許氏之旨而疑義篇首述六書制作之原申說文敘中之義次舉劉志駁希崔免由七字以爲偏旁有之而諸部不見蓋相承脫誤非著書時本無亦確論也通論三篇上下古今貫串經傳實天下之奇觀一書之總論也部敘篇仿敘卦之法究竟始一終亥之義秩然不紊使後世知許氏之書非苟作不敢輕移其次第而說文長箋乃謂其中多強說趙氏固不足以知繫傳也

祛妄篇云蔡雍漢末碩學而知色絲爲絕殊不知絕字糸旁爲

刀刀下爲下面況又不及蔡者乎魏祖以合爲人一曰吳人云無口爲天有口爲吳會不知吳從矢梁武書貞字爲與上人取會嬉戲無顧經典矣庾肩吾方述書法乃云土力爲地隨文帝惡隨字爲走乃去辶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莫大焉殊不知隨从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顏元孫作干祿字書欲以訓世其從孫眞卿書之於石而聲字改未爲牙冕字轉口爲口鄰正體也而謂之訛隣俗謬也反謂之正蓋爲病矣又國子司業張參作九當作五刻誤經文字稱爲古殺字而刊石作曶字亾旁凶轉寫者以亾在右乃作剉云凶字不亦疏乎是所謬貶多中其失

又云圖讖之興興於兩漢自唐堯申四岳之命箕子陳五行之書河圖洛書聖人則之此天所以陰騭下人而聖人知命之符也自董仲舒劉向博極其學自餘諸子多非兼才其陳說圖讖皆玄契將來然離合文字本非其術至使所作符命文字皆俗體相兼顏之推論之詳矣又童謠讖亦天所以告俗人或時之識占候者隨事而作以傳俗聞未可以文字言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況文字乎徐氏之言明顯如此而亭林氏猶據漢書食貨志王莽傳劉爲卯金刀及光武告天祝文引讖記卯修德爲天子以爲古未嘗無劉字相承脫誤徐氏已於疑義篇言之而劉之爲字从刀从金亦聲卯古酉字實非卯金刀也後漢書光武紀以貨爲眞人泉爲白水五行志載獻帝初童謠以董爲千里艸卓爲十日卜皆不合六書之體亭林蓋未見徐氏此書耳

又云路說文从足各聲臣鍇以爲古之音字或與今殊蓋亦不

甚切或多聲字可言各者路各別之意陽冰云非各聲从足輅省臣今按周禮車輅多借路字然則先有路字後有輅字不得云路从輅省也愚按說文車部輅車輗前橫木也从車各聲徐鉉曰各非聲當从路省陽冰謂路从輅省聲鉉訓輅从路省聲兩說齟齬幾於泯棼罔信而鉉於足部路字下改云从足从各繫傳本尚爲从足各聲此許氏元文也　刪易古書以就己意尤屬謬妄鉉之校定大抵如此不知古無四聲後人始有平上去入之分路輅皆从各得聲本盧各切而轉入去聲則爲洛故切李與二徐不明乎此故始而疑其解繼而改其文而古書之存焉者寡矣

又云楚夏殊音方俗異語六書之內形聲居多其會意之字學者不了鄙近傳寫多妄加按二徐皆不曉古音故鍇作通釋凡與今音不合者多疑非聲而鉉校定時遂刪聲字此其所蔽也」

說文部目鉉本攴部一百三十二鍇本二目前後互異鉉本矢部三百九十一天部三百九十二鍇本亦二目前後互異而書內及部敍篇次第二處皆與鉉本同則部目顯倒乃轉寫之差耳又鉉本卑部一百九十二音部一百九十三鍇本二目前後互異部敍篇云音必滿故次之以卑高厚也滿厚故次之以卑書內亦高部在前卑部在後則此二部次第恐當以鍇本爲定也又鉉本林部三百六十二鍇本無此部目書內以林部并入木部而少一槭字惟部敍篇云朮林朮也故次之以林已理者爲麻故次之以麻蓋因書內誤并遂至無其部目而五百四十部之書幾止五百三十九部矣當據部敍及鉉本正之

古韵論

韵書起於齊梁沈約撰四聲一卷自以爲獨得胷襟在昔詞人
叅千載而不寤自後呂靜夏侯該等遞有述作今皆不傳所傳
者廣韵之二百六部耳廣韵昉於隋陸法言與劉臻等八人（儀同三司劉臻外史顏之推著作郎魏淵武陽太守盧思道散騎常侍李若國子博士蕭該蜀王諮議參軍辛德源吏部侍郎辭道衡）定南北音撰爲切韵五卷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見唐封演聞見記）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唐儀鳳（高宗年號）後郭知玄等又附益之大寶（孝宗年號）末孫愐復加刊正名曰唐韵至宋太平興國（太宗年號）及雍熙（太宗年號）景德（眞宗年號）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眞宗年號）元年勑改爲大宋重修廣韵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增多切韵一萬四千三十六字）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卷首仍題陸法言撰本次耕濬氏耒敍張氏士俊重刻宋本廣韵曰歷代增修雖有切韵唐韵廣韵之異名而部分無改東原戴氏震亦曰廣韵之二百六部殆法言舊目然愚思部目雖無變異而四百餘年閒屢經修正其於各韵所收之字未必但有增加而無迻易廣韵三鍾恭字下云陸以恭蜙蝑縱等入冬韵非也知恭蜙蝑縱等字切韵本在一冬不知何時改入三鍾此語亦不知何人所記且恐二百六部內如此類者正復不少惜今無可攷耳

明三山陳氏曰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於是悉委之協夫其果出於協也作之非一人朵之非一國何毋必韵杞韵止韵祉韵喜馬必韵組韵糇韵旅韵土京必韵堂韵將韵常韵王福必韵食韵冀韵德韵億厥類寔繇難以殫舉其榘律之嚴即唐韵不啻此其故何邪又左傳國語易象離騷秦碑漢賦以至上古歌謠箴銘頌贊往往韵與詩合寔古音之證也（陳氏名第字季

立著有毛詩古音攷屈宋古音義讀詩拙言等書 東原戴氏曰古音之說近日始明然攷之於漢鄭康成箋毛詩云古聲填寘塵同及注他經言古者聲某某同古讀某爲某之類不一而足是古音之說漢儒明知之非後人刱議也唐陸德明毛詩音義雖引徐邈沈重諸人謂合韻取韻協句大致就詩求音與後人漫從改讀名之爲協者迥殊而於召南騶字云古讀騶爲敷於邶字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是陸氏固顯言古人音讀及古韻今韻之不同矣聲韻攷案講古音者萌芽於宋吳才老棫作毛詩補音朱子傳詩用之今已不傳又作韻補就二百六部注古通某冬鍾注古通東脂之模注古通魚諄臻殷痕青蒸登侵注古通東脂之微齊灰注古通支虞通仙覃談咸銜注古通刪宵肴豪侵注古通侵覃談鹽添嚴凡注古通歌江唐注古通陽侯幽注古通尤古轉聲通某佳皆咍注古轉聲通支支元魂注古轉聲通眞寒桓刪山注古轉聲通先麻注古通戈古轉聲通某或轉入某江注古通陽或轉入東庚耕清注古通眞或轉入陽前儒多譏其分合疏舛鄭氏庠作古音辨分陽支先虞尤覃六部東冬鍾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仙並從陽韻脂之微齊佳皆灰咍並從支韻眞韻蕭宵肴豪侯幽並從尤韻侵談鹽添咸銜嚴凡並從覃韻 顧氏炎武作音學五書音論詩本音易音唐韻正古音表 更析東陽耕眞而二析魚歌而二爲十部東冬第一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第二魚虞模侯第三眞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第四蕭宵肴豪第五歌戈麻第六陽唐第七耕清青蒸登第八蒸登第九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第十而支韻半屬第二半屬第六尤韻半屬第三庚韻第六半屬第七半屬第八入聲四部質櫛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鎋屑薛麥錫職德屬第二部兼屋昔二韻字屋燭鐸陌昔屬第三部兼沃覺藥麥四韻字沃覺藥屬第五部兼屋鐸錫三韻字緝合盍葉帖洽狎業乏屬第十部 婺源江氏永據三百篇爲本作古韻標準於眞以下十四韻眞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侵以下九韻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 各析而二蕭宵肴豪及尤侯幽亦爲二爲十有三部第一部東冬鍾江第二部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分尤韻字屬焉第三部魚虞模分麻韻字屬焉第四部眞諄臻文殷魂痕分先韻字屬焉第五部元寒桓刪山先仙第六部蕭宵肴豪第七

部歌戈麻分支韻字屬焉第八部陽唐分庚韻字屬焉第九部庚耕清青第十部蒸登第十一部尤侯幽分虞蕭宵肴豪韻字屬焉第十二部侵分覃談鹽添嚴咸銜凡入聲八部第一部屋沃燭覺第二部質術櫛物迄沒分肹韻字屬焉第三部月曷末黠鎋屑薛第四部藥鐸分沃覺陌麥昔錫韻字屬焉第五部麥昔錫韻字屬焉第六部職德分合葉洽韻字屬焉第七部緝合葉帖業洽狎乏

金壇段氏玉裁作六書音均表析支脂之爲三析眞臻先與諄文殷魂痕尤幽與侯各爲二爲十有七部第一部之哈第二部蕭宵肴豪第三部尤幽第四部侯第五部魚虞模第六部蒸登第七部侵鹽添第八部覃談咸銜嚴凡第九部東冬鍾江第十部陽唐第十一部庚耕清青第十二部眞臻先第十三部諄文欣魂痕第十四部元寒桓刪山仙第十五部脂微齊皆灰第十六部支佳第十七部歌戈麻

入聲八部

一之哈部屋沃燭覺屋沃燭覺屬第三幽尤部緝葉帖屬第七侵鹽部合盍洽狎業乏屬第八覃談部質櫛屑屬第十二眞臻諄文欣魂痕第十四部術物迄沒月曷末黠鎋屑薛屬第十五支佳部

休寧戴氏震初分七類一曰歌魚鐸之類平聲歌戈麻魚虞模入聲鐸二曰蒸之職之類平聲蒸登之入聲職德三曰東尤屋之類平聲東冬鍾江尤侯幽入聲屋沃燭覺四曰陽蕭藥之類平聲陽唐蕭宵入聲藥五曰庚支陌之類平聲庚耕清青支佳入聲陌麥昔錫六曰眞脂質之類平聲眞臻諄文欣魂痕先脂微齊皆灰入聲質術櫛物迄沒月曷末黠鎋屑薛七曰元月之類平聲元寒桓刪山仙去聲寘泰夬廢入聲月曷末黠鎋屑薛侵鹽添入聲緝九曰覃合之類平聲覃談咸銜嚴凡入聲合盍洽狎業乏嘗云一類皆收喉音二類三類四類五類皆收舌齒音八類九類皆收脣音聲氣最斂詞家謂之閉口音　案東原爲段氏之師然聲類表書成在六書音均表之後故次於此

曲阜孔氏廣森作詩聲類又析東冬而二爲十八類陰陽對轉陽聲九一曰原類平聲元寒桓刪山仙上聲阮旱緩潸產獮去聲願翰換諫襉線二曰丁類平聲耕清青上聲耿靜迥去聲諍勁徑三曰辰類平聲眞諄臻先文殷魂痕上聲軫準銑吻隱混很去聲震稕慁問焮恩恨四曰陽類平聲陽唐蕩耿梗庚上聲養漾宕映去聲漾宕映送用

六曰冬類平聲冬上聲腫去聲宋絳

七曰侵類平聲侵覃凡上聲寢感范去聲沁勘梵

八曰蒸類平聲蒸登上聲拯等去聲證嶝九曰談類平聲談鹽添咸銜嚴上聲豏琰忝檻儼去聲闞豔桥陷

鑑隂聲九一曰歌類平聲歌戈麻上聲哿果馬去聲箇過禡　二曰支類平聲支佳入聲麥錫　三曰脂類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尾薺駭賄去聲至未霽祭泰怪夬隊廢入聲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鎋屑薛　四曰魚類平聲魚模上聲語姥去聲遇暮入聲鐸陌昔　五曰侯類平聲侯厚慶去聲候遇入聲屋燭　六曰幽類平聲幽尤蕭上聲篠去聲幼宥嘯入聲沃　七曰宵類平聲宵肴豪上聲小巧皓去聲笑效號入聲覺藥　八曰之類平聲之哈上聲止海去聲志代入聲職德　九曰合類入聲合盍緝葉　丁辰通用支脂通用冬侵通用幽宵之通用

段氏云孔氏分屋沃燭爲二分棘尤侯東冬鍾江亦爲二所謂以漸加詳者至此亦綦備矣　歸安嚴氏可均又有補

譔說文聲類二篇據許氏書九千四百餘字以聲爲經以形爲緯以韻分字以子繫母分爲十六類上篇第一之類平聲之哈上聲止海去聲志代入聲職德與蒸類對轉　第二支類平聲支佳上聲紙蟹去聲寘卦入聲麥錫與耕類對轉　第三脂類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尾薺駭賄去聲至未霽祭泰怪夬隊廢入聲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鎋屑薛與眞類對轉　第四歌類平聲歌戈麻上聲哿果馬去聲箇過禡與元類對轉　第五魚類平聲魚虞模上聲語姥去聲遇暮入聲鐸陌昔與陽類對轉　第六侯類平聲侯上聲厚去聲候遇入聲屋燭與東類對轉　第七幽類平聲幽尤蕭上聲篠去聲幼宥嘯入聲沃與侵類對轉　第八宵類平聲宵肴豪上聲小巧皓去聲笑效號入聲覺藥與談類對轉　第一蒸類平聲蒸登上聲拯等去聲證嶝與之類對轉　第二耕類平聲耕清青上聲耿靜迥去聲諍勁徑與支類對轉　第三眞類平聲眞諄臻文欣魂痕先上聲軫準吻隱混很阮銑去聲震稕問焮恩恨與脂類對轉　第四元類平聲元寒桓刪山仙上聲阮旱緩潸產獮去聲願翰換諫襉霰線與歌類對轉　第五陽類平聲陽唐庚上聲養蕩梗迥去聲漾宕映與魚類對轉　第六東類平聲東鍾江上聲董腫講去聲送用絳與侯類對轉　第七侵類平聲侵覃咸銜凡冬上聲寢感范去聲沁勘陷梵宋與幽類對轉　第八談類平聲談鹽添嚴咸銜凡上聲敢琰忝儼檻去聲闞豔栝此古音諸家之大略也古音至宋儒始有全書然鄭氏分六部則大寬顧氏以三十年蒐討之勤博徵秦漢以上有韻之文及說文諧聲之字以辨唐韻之非古音而得古音之條理分列十部孔氏曰之止志收尤有宥之半模姥暮收麻馬禡之半歌哿過收支紙寘之半耕耿諍收庚梗映之半昔入於陌錫入於麥而別以

其半歸於沃藥皆顧氏得之矣江氏猶謂其攷古功多審音功少於是分眞元爲二侵談爲二蕭尤爲二戴氏曰江先生見於覃至凡八韻字字實有古音攷讀入眞者音韻卽至諧故眞已下十四韻侵已下九韻各析而二自信剖別入微在此　較顧氏多三部段氏又謂支佳一部脂微齊皆灰一部之咍一部漢人猶未嘗叚借通用晉宋已下乃少有出入迄乎唐人功令支脂之同用佳皆同用灰咍同用於是古之截然爲三者罕有知之又析眞臻先與諄文殷魂痕爲二尤幽與侯爲二故較江氏又多四部段氏自謂皆因毛詩之本然戴氏亦謂辨別支脂之如淸異於六脂猶淸異於眞也七之又異於支脂猶蒸又異於淸眞也而於眞諄尤侯之分則皆不取孔氏曰眞元之列爲二支脂之之列爲三幽別於宵侯別於幽而復別於魚皆段氏得之孔氏似未攷眞元之分之始於江氏也戴氏初分七類後乃定爲九類但聲類表成書距易簣之期僅二十日未審果爲定論否也江氏謂顧氏攷古功多審音功少戴氏於段氏亦云然蓋自宋明以來言古音者攷古已極詳備所患審音尙有未至耳而以入聲爲樞紐陰陽相配正轉旁轉諸說皆自戴氏發之孔氏析東同丰充公工冢悤从龍容用封凶邕共送雙龍等聲爲一類冬眾宗中蟲戎宮農夆宋等聲爲一類凡十有八類陰陽相配以東類配侯類以冬類配幽類其自序云通校東韻之偏旁使冬割其半鍾江通其半故大明雲漢諸篇雖出入於蒸侵而不嫌其氾濫分陰分陽九部之大綱轉陽轉陰五方之殊音則獨抱遺經研求豁悟於思我小怨祇自疢兮肆戎疾不殄等向之不可得韻者皆一以貫之無所牽強無所疑滯又云入聲者陰陽互轉之樞紐而古今遷變之原委也舉之咍一部而言之之上爲止之去爲志志音稍短則爲職由職而轉則爲證爲拯爲蒸矣咍之上爲海海之去爲代代音稍短則爲德由德而轉則爲噌爲等爲登矣推諸他部耕與佳相配

陽與魚相配東與侯相配冬與幽相配侵與宵相配眞與脂相配元與歌相配其間七音遞轉莫不如是獨不言談緝二類以緝爲談之入聲無所轉也段氏嘗傾倒其書以爲精心神解卓識勝前人然又謂孔氏以侵爲陽類配宵肴豪陰類以談平爲陽類配緝合以下九韻合爲一部爲陰類平陽入陰與其全書謂陰陽各有平入者不合又失侵之入併入於談此亦好奇自信之過不足以述古而適以啟惑後學則段氏所不滿於孔氏書者惟此耳嚴氏併冬入侵以緝合以下九韻爲談之入聲侵與幽對轉談與宵對轉似有意彌縫孔氏之書者自注云陰陽對轉之例自孔撰軒發之（實始於東原戴氏）然其書以幽配冬以宵配侵實有未盡其蘊者古音冬卽侵也不應分爲二類談則侵之變宵則幽之變孔以宵配侵旣不順口又左驗絕稀惟恃卑从單省以爲單正侵之陰聲其實單省者形也非聲也說文聲類并冬入侵更定爲幽侵對轉則憑據實多如酉讀若導又讀若沾導讀如字又讀爲禫農字籀从林聲又有夔音曹憽有宗音牢从冬省聲淩挨从夾聲夾从求省聲楚詞橘頌任醜協音公劉曹牢匏飲宗可分爲兩韻亦得合爲一韻皆幽侵對轉之證孔氏謂前賢旣發其牖後學乃窺其密於此見述者之易而作者之難也誠哉是言也又言皂穀之馨香也从匕所以扱之故可音香亦可音扱故廣韻陽部收皂字緝部收皂鴇二字緝爲談類炮讀若駒入宵類則宵談對轉也易林井之需涉樂協音又蠱蟲从卑聲卑从甲聲蟲蚩音匹標反皆宵談對轉之證戴氏謂古音之學以漸加詳諸家皆實事求是遞有翔獲至此亦幾於詣極矣段氏云顧氏之功在藥鐸爲二江氏之功在眞文元寒爲二段氏之功在

支脂之爲三尤侯爲二眞文爲二戴氏之功在脂微去入之分配眞文元寒爲二戴氏云江先生撰古韻標準時曾代爲舉艱鮮二字辨論其偏旁得聲江先生喜而採用之段氏云江氏之書戴氏實贊成之孔氏之功在屋沃爲二東冬爲二皆以分配侯尤惜其未見嚴氏之書耳或又謂陰陽互轉以入聲爲樞紐入緝合二類各有入聲則不能相轉矣尙宜斟酌所謂異平同入也若宵入覺藥談

附錄

先生從方茶山入都肄業成均居京師日久一時名公巨儒咸從問難所學益進卽著有槐南麗澤編成進士爲大興朱文正公儀徵阮文達公所賞拔而歸安姚文僖公高郵王文簡公武進張皋聞先生皆其同年友故其學具有根源胡韞玉撰傳先生之學雖守漢儒家法而於宋儒之是者又未嘗不並取之以視世之說經者確守門戶之見不許一語之出入於宋人者不同同上

清儒學案卷九十三終

樸齋學案下

天津徐世昌

胡先生培翬

胡培翬字載屏一字竹村樸齋之孫嘉慶己卯進士授內閣中書擢戶部主事在官究心例案嚴於鉤稽自謂與吏爲仇道光辛卯假照案發由先生破其弊當事者乃附其名於失察之後遂被鐫級未久奉旨準捐復原官而先生以親老不復出歷主鍾山惜陰雲閒涇川諸書院士飫其教者益衆居鄉創立東山書院邑人被其澤道光二十九年卒年六十有八先生涵濡先澤淵源耆俊重以篤志博聞嘗病儀禮賈疏多舛乃有重疏之志初意專解喪服故從喪祭起手先成喪服經傳士喪禮既夕

禮士虞禮四篇次及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諸篇草稾粗具及患風痺猶力疾從事左手作書且命族子肇昕助之校寫研精覃思積四十餘年成儀禮正義四十卷嘗自述其例有四曰補注於經之無注者一一疏之疏經卽以補注也曰申注鄭君之注通貫全經文辭簡奧必疏通而證明之其義乃顯曰附注是非得失以經爲斷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凡近儒之說雖與注異而可並存則附錄之以待後人之參考曰訂注鄭君注義有未盡確則或采他說或下己意以辨正之必求其是而後已書中惟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五篇未卒業弟子楊大堉續成之又有燕寢考三卷禘祫問答一卷研六室文鈔十卷補遺一卷參汪士鐸撰墓志銘胡培系撰事狀

義歿　績溪胡氏所著書目　先生與羅椒生書　胡肇智儀禮正

燕寢考

東房西室疑問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說始鄭氏而孔賈疏義成之宋以後學者多決其非如陳氏禮書李氏儀禮釋宮敖氏儀禮集說萬氏儀禮商江氏釋宮增注駁正舊說皆致確無以易矣培輩按鄭君注禮時以人君左右房釋正寢見儀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禮記禮器喪大記疑出傳聞之誤未及審定其實東房西室是燕寢之制鄭注詩箋已明言之當以此爲定說鄭先注禮而後箋詩故往往不同要之箋詩多爲定論斯于檠室百堵西南其戶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今由其說申之蓋鄭義以天子正寢如明堂爲五室之制燕寢爲左右房之制

詩君子陽陽疏云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又云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按鄭以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與顧命覲禮不合據斯干疏引鄭志申之謂周公攝政制禮以洛邑爲正都明堂廟寢皆爲天子制度其西都宗廟路寢仍先王制不復改作至宣王承厲王之亂宮室毀壞乃更修造西都廟寢亦爲天子制度如明堂其說甚確詳宗廟路寢明堂同制考 諸侯以下之正寢亦爲左右房與天子燕寢同制

燕寢則爲東房西室簟云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者謂諸侯大夫士燕寢止一房房在東室在西室則東向開戶以達於房房則南向開戶以達於堂由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天子燕寢之室在中有左右房室南向開戶比之一房者之室東向開戶者爲在南而較西故云西南其戶簟又云是室一南戶爾者謂室與左右房無戶以相通也何以見之儀禮士昏禮自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至尊於房戶之東無元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卺皆陳設於燕寢之禮自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媵侍於戶外呼則聞皆成昏於燕寢之禮經云尊於房戶之東儀禮凡陳器物無有在房戶之東者惟此經設尊于此蓋正寢有左右房房與室俱向堂開戶房戶以東逼近序牆爲地無多此經爲燕寢之制燕寢東房西室房之西地直至堂東西之中故房戶之東得有餘地以容尊即此可爲東房西室之明證也又經云主人出下云主人說服于房又云主人入注云入者從房還入室按經云主人出即云主人說服于房無入房之文又云主人入無出房之文是知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出者由室出房入者從房入室則室爲向東開戶明矣玉藻云君子之居恆當戶下云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明此所居爲燕寢也古者居室之制尊者常居奧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則父常居在奧矣居奧而當戶 凡居奧必東面故儀禮云席於奧東

面鄭注解當戶爲嚮明江氏鄉黨圖考已辨之但未明此爲燕寢之制耳是亦室戶在東之明證也內則子生三月之末見於側室經云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嚮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疏云卿大夫之室惟有東房妻抱子出自房者出東房側室在燕寢之旁與燕寢同制按妻當處於室內經不云出室而云出房又不云自房出而云出自房明出室必由自由也房乃得至堂故云出自房是室與房有戶以相通而室之南無戶審矣燕寢東房西室堂上惟房有戶室則無戶而有牖故戶牖之間亦爲正中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江氏釋宮增注謂此經爲燕寢之制見釋宮增注單行本鄉黨圖考本內無此注以玉藻諸侯退適小寢後乃云朝服以食考之其說自確天子燕寢有左右達則有左右房可知公侯伯但云於房中五而不言左右是諸侯之燕寢止一房與大夫士同制又可知也燕寢之制疑諸侯以下皆無夾室左右傳寢饋於个而退杜注个東西箱此正寢之制蓋是時叔孫疾病居正寢故也尙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於君前按此傳專爲諸侯之制后是連文可證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觀下單言夫人及言君可證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據此文至於房中然後入御於君是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入室必由於房戶以入室之戶明甚列女傳仁孫謹案呂氏春秋仲冬謹房室必重閉月令同閉而日重則由房之服然後進御于君云云與書傳同是入室必由房也諸侯之燕寢亦與大夫士同也周禮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傳言居民之法家有一堂二內按古者宮室之制外爲堂內爲房室正寢則左右房與室而爲三燕寢則一房一室而爲二故云二內此亦可證東房西室之制至漢猶有存者鄭氏之說終有所受必非憑臆釋經特其注禮時以解正寢尙是未定之論未及追改正寢大夫士亦有左右房詩箋又爲孔穎達所晦鄭箋詩明以一房者爲燕寢之

制孔穎達乃援引士喪禮之言正寢及鄉飲酒義之言庠制者亂之致鄭義不明爲諸儒所訾故後人徒知其非而不知其是於鄭氏箋詩明言一房爲燕寢者亦忽不加察以致燕寢之制千餘年而不明可悼也或疑士昏禮成昏爲燕寢之制經無明文按士喪禮士死于適室而記云適寢適正寢也記又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下室燕寢也是士有正寢燕寢矣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喪服傳云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則是父子異宮各有燕寢矣父子異宮者謂異燕寢其正寢則同鄭注士昏禮陳三鼎於寢門外云寢堵之室也又注禮記昏儀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云降者各還其燕寢疏云舅姑還舅姑之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按於適寢止言婦見及饋饗則成昏在燕寢明矣既夕記云士處適寢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禮記檀弓云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于內注云內正寢之中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穀梁傳云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寢疾居正寢正也大戴禮盛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常居皆在燕寢惟齊及疾乃居正寢鄉黨所云齊居必遷坐者以此易蓋常處在燕寢至齊乃遷居於正寢故云易常處鄉黨圖考所云似未的詳論語居必遷坐解論語孔注云易常處也此古義不可非齊非疾不居正寢則斷不以枕席相連之禮行之於正寢中又明矣

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燕寢后夫人大夫士之妻亦皆有

寢考

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　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春秋書魯莊公薨於路寢僖公薨於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

云者是也

按天子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路寢則正寢小寢則燕寢也正寢之一天子至士所不殊惟燕寢有隆殺耳天子燕寢五則諸侯當有三疏謂燕寢一側室一恐非詳後

天官序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注正內路寢　疏謂后之路寢耳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內以后宮故以內言之故先鄭下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　注鄭司農云六宮後五前一玄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　疏天子謂之六寢宮人所云者是也后亦象王立宮亦後五前一在王六寢之後爲之南北相當耳

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　注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於王言之

內小臣疏言北宮者對王六寢在南以后六宮在北故云北宮也

女史逆內宮　疏言內宮亦對王之六寢爲內宮

禮記昏儀古者天子后立六宮　注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

疏云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

曲禮疏案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

按孔氏釋燕寢以爲一在中央而四居四隅考月令天子所

居每月各異其方此五寢皆王燕處之地當亦隨時而異孔義蓋有所傳陳氏禮書本此謂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據內宰賈疏謂后不專居一宮陳說或然今從之

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注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　注于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宮息也

按王六寢其一爲正寢治事之處而所居恆在於燕寢后夫人以下分居六宮其有當御者則就於王之燕寢此古者王

后居宮寢之制也

考工記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　注內路寢之裏也　疏按內宰王有六宮九嬪已下分居之若然不得復分居九室矣此九嬪之九室與九卿九室相對而言之九卿九室是治事之處故與六宮不同

則九嬪九室亦是治事之處故與六宮不同

按據左傳諸侯夫人有內宮之朝則后正宮之前當亦有朝故昏義云后聽內治九卿之九室當亦在后朝之左右也

嬪之九室當亦在后朝之左右也

春秋僖公三十有三年經公薨於小寢　注小寢內寢也　左傳薨於小寢夫人寢也

按此小寢當爲君之燕寢杜氏以爲夫人寢非也玉藻君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小寢

燕寢是燕寢對路寢爲小寢明矣穀梁傳曰小寢非正也范注云非路寢可證

定公十有五年經公薨于高寢　注高寢宮名不於露露與路通寢失其所

公羊傳莊公三十有二年公薨于路寢路寢者何正寢也　注公之正寢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

按何氏之說與禮不合未足爲據孔穎達禮記正義已辨之見後

禮記文王世子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注下室燕寢

內則適子庶子見於外寢　注外寢君燕寢也　疏燕寢當在內而云外寢者對側室而爲外耳側室在旁處內故謂燕寢爲外寢也

按燕寢當對夫人內寢爲外寢不對側室爲外疏說非是

公庶子生就側室

按孔氏正義云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又云側室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是側室亦燕寢也天子燕寢有五則諸侯當有三是其差等對路寢言均謂之燕寢對燕寢之在中者言則在旁者又謂之側室（側旁也以在旁故名）諸侯左右兩旁皆有側室大夫則側室止一是又其差也

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　注君謂之路寢大夫謂

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　疏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案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案周禮掌王之六寢之修何休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用

按諸侯路寢一小寢二夫人亦正寢一小寢三孔疏謂諸侯夫人三寢兼正寢言之非是詳後

左傳成公十八年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注內宮夫人宮　疏於夫人之宮有朝羣妾之處故云內宮之朝

按內宮卽夫人正寢詩碩人毛傳云夫人聽內事於正寢是夫人有聽事之朝也

公羊傳僖公二十年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穀梁傳桓公十四年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也祭義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　疏諸侯之夫人半王后故三宮世婦之吉者亦諸侯世婦

按諸侯夫人止一此所卜者爲世婦故下云世婦卒蠶諸侯

世婦分處三宮而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以三宮統於夫人故繫夫人言之鄭注謂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亦大較之辭其實三宮謂夫人小寢三不兼正宮在內蓋正寢自天子以至於士皆止於一無所增也燕寢天子則五諸侯則三所以昭隆殺示等差也王后小寢有五則諸侯夫人小寢當有三亦降殺以兩也孔穎達謂諸侯三寢路寢一小寢二賈公彥謂三寢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考之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疏解此經爲大夫之制謂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是大夫有燕寢有側室矣既夕記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賈疏以下室爲燕寢則士有燕寢矣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庶人無側室則士得有側室矣若諸侯小寢二與大夫士同爲燕寢一側室一不幾上下亡等乎然諸侯小寢三大夫以次差之當小寢一而得有側室者以側室是生子及月辰所居故大夫士亦得立之何休云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陳氏禮書因之謂諸侯小寢二而東西建焉春夏居東寢秋冬居西寢其說無所據順時易居惟王者則然諸侯不聞有此唯江氏鄉黨圖考所載諸侯宮寢圖前列君路寢次君小寢三次夫人正寢次夫人小寢三爲得其制江圖又於夫人寢旁列世婦及諸嬪御所居寢恐非據內宰注天子三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則諸侯世婦以下亦分居夫人宮也曲禮下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又按諸侯小寢雖三而所居常在中之燕寢其在旁側室則夫人及妾生子月辰居焉內則注云凡子生皆就寢室孔疏

云內寢是君之常居之處夫人不可於此寢生子故知亦在側室也又生子不於正寢者以其尊不於夫人小寢者以世婦以下分居焉故也

又按左傳魯有楚宮晉有固宮皆是隨意所欲爲之不在燕寢之數魯之高寢當亦似此

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　注側室謂夫之室（按注夫字今本誤作夾依宋本及通典改正古無訓側爲夾者據正義亦作夫爲是）次燕寢也　疏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妻既居側室則妾亦當然也故春秋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是妾之子也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

按正義以此節爲明大夫以下之法是大夫有側室矣蓋諸侯燕寢三而左右在旁者謂之側室大夫則燕寢一而復於其旁立側室以爲妻生子月辰所居諸侯之側室有二大夫則側室止一是亦其差也

又按春秋傳側室是對適子爲正室言非以居側室得名蓋以妻生子亦居側室故也正義殊牽混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　注內寢適妻寢也　疏知內寢適妻寢者以其稱內故知是適妻寢也凡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

檀弓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

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有嬪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　疏此哭於門內之右謂庶

人無側室者

按疏以無側室爲庶人則上所云蓋士制也

儀禮既夕記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　注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　疏下室如今之內堂者下室既爲燕寢故鄭舉漢法內堂況之云正寢聽朝事者天子諸侯路寢以聽政燕寢以燕息按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鄭注云謂大夫士也則聽私朝亦在正寢也

按士喪禮經曰士死於適室記云士處適寢適室與適寢同謂正寢也士有私臣故鄭云正寢聽朝事是士亦有朝矣此下室爲燕寢是士有燕寢矣內則云庶人無側室則士得有側室與大夫同矣喪大記云內子未命死於下室注云下室其燕處則大夫之妻有正寢燕寢矣檀弓云父在哭於妻之室則士之妻別有室矣喪大記云士之妻皆死於寢孔穎達謂士與妻各死其正室賈公彥謂妻與夫同處卒皆於夫之正寢（禮記疏引熊氏說同）據既夕記云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不別言卒所則皆於士之正寢可知以此考之似士妻唯有一室不必別有正室也（陳氏禮書謂卿大夫士之妻皆有二寢說無所據）

又按正寢天子諸侯謂之路寢亦曰大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燕寢天子諸侯謂之小寢諸侯又謂之少寢（見左傳）又謂之外寢（見內則）又謂之下室又謂之側室大夫士亦曰下室曰側室自其宴息之義謂之寢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釋名云寢寢也室實也

文集

宗廟路寢明堂同制考

鄭康成箋詩注禮謂天子宗廟路寢皆如明堂爲五室之制詩斯于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周禮匠人注云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禮記玉藻注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後儒多疑之今以其說考之於經書洛誥曰王入太室祼太室者中央之室王肅注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尚書大傳曰尚考太室之義鄭注云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對四方室言之此入祼在廟而云太室則廟有五室矣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魯用天子禮而廟如明堂則天子之廟自如明堂矣此非宗廟與明堂同制之證乎月令天子春居青陽夏居明堂季夏居太廟太室秋居總章冬居玄堂此明堂也而經亦曰大寢鄭注亦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又曰天子居則其爲寢制可知舊唐書禮儀志載顏師古議亦以月令之文爲在路寢古者廟以象生時所居宮室廟既如明堂則寢自亦如明堂矣此非路寢與明堂同制之證乎或曰書之顧命路寢制也而有東西房東西夾東西堂儀禮之覲禮廟制也而云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又云几俟於東箱與五室不類何歟曰此則鄭志已言之矣鄭志答趙商張逸問二條今存諸經疏中大略謂周公攝政制禮立明堂於東都王城廟寢亦爲天子制如明堂其宮室之在西都鎬京者猶仍諸侯制度未改作故成王崩時設衣物有夾有房覲禮之廟制亦據西都宮室言之故云戶牖間與東箱也覲禮疏云覲在文王廟周公制禮據東都乃有明堂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室是也玉藻疏以東箱爲記人之誤尚未的考大戴禮盛德篇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又曰此天子之路寢也緣其同制故或以爲廟又以爲寢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攻宮路寢明堂咸孔注咸皆也有四阿反坫云云宋書禮志謂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蓋本於此夫大戴禮與汲冢書皆經之亞也古籍之存者希矣此二事猶足證鄭

說故並錄之

東夾西夾考

東夾在堂東序之東西夾在堂西序之西皆南嚮其北有墉接東房西房東夾之東西夾之西亦皆有墉東夾西夾一名東箱西箱又名左个右个左達右達左卽東也右卽西也夾也箱也个也達也異名而同實統言之爲東夾西夾分言之則夾之近北者爲室近南者爲堂故有夾室與東堂西堂之稱夾之東西有牆故亦得室名但東夾之東西夾之西近北者有墉近南者無墉故其東西近北之處亦稱爲東堂下西堂下非必東堂向東西堂向西也焦氏說未可從見後先儒專以夾室爲達以東西堂爲箱其說非也何以明之尚書顧命云西夾南嚮僕禮聘禮云堂上之饌八西夾六又云西夾六豆公食大夫禮云大夫立於東夾南宰東夾北皆言東夾西夾未有言夾室者惟大戴禮諸侯釁廟篇及禮記雜記有夾室之文江氏永曰此夾室二字本不連夾與室是二處室謂堂後之室也室是事神之處釁廟不可遺先儒讀者誤連之萬氏斯大曰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爲夾者以夾輔乎中堂也鄭氏注聘禮饌於東方云東方東夾室蓋以下有西北上之文謂設饌當在北墉下夾之近後處故云東夾室謂東夾之室耳注禮記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云達夾室蓋以閣庋食物設之當在夾之近後處故指言室然不云達夾爲一而云達夾室則似達專爲夾室名矣說文云夾持也夾在堂之兩旁有左右夾持之象故云夾又謂之箱者說文云箱大車牝服也鄭氏注考工記釋牝服爲較較在車之兩旁與夾在堂之兩旁同又謂之个者左傳杜注个東西箱射侯有左右个鄭氏鄉射禮記注云居兩旁謂之个个

居侯之兩旁亦猶夾居堂之兩旁故得通稱夫以在兩旁之義而謂之爲个爲箱則个與箱自當統夾之前後名之鄭氏注覲禮記几俟於東箱云東箱東夾之前是以東箱爲東堂也按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如以東西箱爲專指東西堂則是室之有東西箱者爲僅有夾之東西前堂而無其後乎其無東西箱者爲僅無夾之東西前堂而尙有其後乎吾以知其說之必不然矣郭注東西箱曰夾室前堂亦沿鄭注之誤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夾之在正堂東西此定論也宋楊氏復儀禮圖始圖夾室於東房之東西房之西與房室並列說者謂其誤始於崔氏三禮義宗然禮記內則疏引崔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夫房外有序在房戶之外故曰房外有序士昏禮席於房謂房之南外也序在房外南面注房外房戶外之西又云母南面於房外可證也若以爲房東西之牆則當云房東房西不當云房外矣後人論夾室以楊氏儀禮圖爲據多緣誤讀崔氏房外一語耳

序外有夾室謂堂之東西序外也崔氏言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而不言房之左右爲夾室則崔氏固不以夾室與房東西並列矣孔氏廣森曰牆在堂爲序在房爲墉禮之辨名絕不相紊令夾在房之左右但可云墉外耳何云序外乎江氏永曰此不可謂之夾室後人緣以夾室稱東夾西夾遂於房室之左右求之誤矣近焦氏循羣經宮室圖又圖東堂於東夾之東西堂於西夾之西以東堂爲東嚮西堂爲西嚮焦圖又以東堂西堂之南皆有牆誤甚不知堂亦夾之堂也烏可分夾與堂爲二哉顧命云西夾南嚮言夾而室與堂可知言西夾而東夾可知烏有所謂東嚮西嚮者哉楊大堉謹案西夾南嚮一語證據千古不易鄭注特牲饋食禮云西堂西夾室西夾之前近南亦主南嚮定之也聘禮云西夾六豆設於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醢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

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簋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
壺西上二以並東陳注云東陳在北墉下據此則西夾有西墉
北墉東夾亦當有東墉北墉也東夾之北爲東房西夾之北爲
西房中有墉隔之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儀禮釋宮據此謂東夾之北通爲房中孔氏廣森曰夾在房前之偏東房戶近西西房戶近東以達於堂而東房內之東西房內之西則正當夾後也江氏永曰夾與房不相通洪筠軒頤煊宮室答問謂夾北有戶以通於房培暈按夾之近北處爲室若夾北有戶則不成室制且顧命設席於夾聘禮設饌於夾若有戶則其設之或當戶或於戶東或於戶西經注何以無一語及之又考大射儀乃命執冪者鄭注云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堂東堂下升自北階立於房中按羞膳者既至堂東不徑從東夾以達於房而必轉而之北升北階以至於房則夾與房固不相通江氏之說信矣宮室答問引漢書周

呂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及楊敞傳敞夫人邊從東箱謂敞云云以證夾與房通按二傳本文並無由房至東箱之文安知其至東箱者非自北階下轉而之東以達於箱乎斯固不足爲證矣之堂

或有告余曰陳禮堂經說曾駁此篇謂顧命之南嚮就敷席言之不足爲東夾西夾南嚮之證余謂席無定嚮視人之坐爲嚮人之坐亦無定嚮當因地爲嚮經云西夾南嚮南嚮係西夾言之則敷席自本夾之嚮以爲嚮如牖閒本南嚮故云南嚮敷席西序本東嚮故云東嚮敷席東序本西嚮故云西嚮敷席也陳禮堂未詳其里居名字亦未知從何處見余此作聊識於此俟訪其書證之

論語居必遷坐解

居必遷坐何晏集解引孔注云易常處朱子集注因之其云易常處者何謂平日常居在燕寢齋則遷居正寢改其故常也曷

言乎正寢燕寢古者自天子至士皆有正寢以治事燕寢以息正寢天子諸侯謂之路寢大夫士謂之適寢燕寢亦曰小寢曰下室禮記檀弓篇云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康成注云內正寢之中以內爲正寢非齋與疾不居則常居在燕寢可知矣周禮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玉藻君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常居在燕寢之證也大戴禮盛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齋不居其室國語王卽齋宮亦卽是適居路寢　禮記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玉藻對燕寢之在內者言故以正寢爲外寢檀弓對宿於外爲在中門外故以正寢爲內儀禮既夕記云士處適寢又云有疾疾者齋鄭注云適寢者不齋不居其室此齋時遷居正寢之正也齋之必居正寢者蓋所以自潔淨正情性但在他人或有苟安不遷者夫子則遇

齋必遷不敢仍其褻處之常耳祭統云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孔穎達疏云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致齋並於正寢其實散寢亦然賈公彥既夕記疏云祭義致齋於內散齋於外皆在適寢是齋之居正寢無論致齋散齋皆然江氏鄉黨圖考乃疑居必遷坐爲平時坐於奧齋將祭似有不敢居尊位之意又謂散齋居外寢致齋居內寢亦是居必遷坐之一事蓋緣未檢古人常居在燕寢則遷居正寢之制而遂臆擬爲說且並未檢祭義所云內外以身心言與祭統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以居處言者異按祭義云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鄭注云致齋思此五者也散齋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然則散齋於外謂防其外之交引祭統所云及其將齋也

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是也致齋於內謂專致其中之所思郊特牲云君子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與祭義見其所爲齋者同鄭注謂爲思之熟是也（祭統云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坊記云七日戒三日齊變齊言戒亦有微分內外之意）不得以內外爲內寢外寢江氏書多精覈獨此條未免疑惑後人故爲辨而解之如此

楊生大堉爲余舉一證曰論語皇侃義疏云居必遷坐者不坐恆居之坐也故於祭前先散齋於路寢門外七日又致齋於路寢中三日也故范甯云齋以敬潔爲主以期神明之享故還居齋室也余按皇氏謂齋居路寢是矣（路寢君制此舉士之齋亦路寢以見大夫於正寢也）但云散齋居路寢門外於經無據路寢門外無居無屋非可居之地則不若孔賈疏禮以散齋致齋皆在適寢之善也又按陳氏祥道禮書曰散齋夜處適寢亦豫外事所謂致齋於內散齋於外是也致齋晝夜處適寢不豫外事所謂非致齋也不晝夜居於內是也此說不甚明確然其云散齋致齋處適寢與孔賈同又云散齋於外豫外事亦足證舊解內外固不指居處言矣

儀禮姑姊妹說

禮多言姑姊妹惟儀禮士冠禮冠者冠畢入見姑姊不言妹喪服經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不言姑鄭氏注士冠禮曰不見妹妹卑注喪服曰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培輩按白虎通義云姊尊妹卑其禮異也鄭氏之注蓋本於此邶風泉水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言姑姊而不言妹斯其例矣至喪服小功章不言姑依鄭義殆謂舉姊妹可以概姑也然經何以亦不言世父叔父乎喪服經言爲人後者爲本

宗之服三一曰爲其父母二曰爲其昆弟三曰爲其姊妹是三者一爲人後卽有之是凡爲人後者之所同也若本生姑惟出後在稍疏者有之苟後於同祖之世父叔父則姑卽其姑無本宗與所後之別是以經祇言姊妹不言姑也且經殆以凡人之所同者言之可定爲制則言之而非凡人之所同者言之不足以該則不言也是以喪服經爲人後者爲本宗服亦不言世父叔父也喪服經傳一篇言姑姊妹者十有五其言姊妹者惟此與從父姊妹二條爲人後者之不言姑以姑與姊妹有殊至從父姊妹卽從父之女文係從父言之故不得言姑鄭氏此注於全篇大例似尚未周察或曰然則姑與世父叔父將遂服其本服不降歟曰此與馬氏不降姑之說同非經意也馬氏融曰不言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培輩按大功章姑姊妹適人者同降大功則何不降之有蓋緣未審爲人後者之姑與姊妹有殊而誤爲此說凡經所不言者其服以所後之親疏爲斷當於經所云若子者求之若子者謂爲所爲後者之親如親子

楊生大堉汪生士鐸據列女傳有魯義姑姊梁節姑姊左傳疏引作梁節姑妹列女傳本文作姊並據左傳疏云古人謂姑爲姑姊妹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疑士冠禮之姑姊卽姑鄭氏注尚未確愚按姑姊姑妹後世容有此稱周公制禮則無之爾雅亦周公作而釋親篇止云父之姊妹爲姑不云姑姊姑妹其證一也白虎通義云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均謂之姑何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其證二也儀禮喪服篇多言姑姊妹若以爲姑姊姑妹則是父之姊妹有服而己之姊妹無服周公制禮何獨遺之其證三也況姑姊姑妹均屬父行冠者冠畢何獨見父之姊而不見父之妹以是知士冠禮之姑姊實不如此說鄭注未爲失也惟襄十二年左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既云姊妹復云姑姊妹或當如

疏所云耳襄二十一年傳之姑姊亦不得解爲父之姊疏已辨之楊生汪生俱金陵人貧而力學嗜古余主鍾山講院常從余問難經義多有足以益余者爰記之於此

與張阮林論閫閾橛梱書

尊著閫閾說以許氏說文解橛閫俱云門梱而鄭氏解閫爲橛解梱閾爲一物與說文異乃援据史漢及各書音義疏證其說可謂博已培輩請以其說求之於經經曰公事自閫西私事自閫東又曰由閫右閫有東西左右之稱則閫之爲中央豎木無疑疑也經曰不踐閾不履閾閾言踐履則閾之爲門下橫木無疑也爾雅曰橛謂之闑則橛與閫爲一物亦無疑也惟梱之名經無明徵然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梱言不出不入是有限域之義儀禮揚觶梱復注云梱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是亦止限之義故鄭解梱爲門限與閾同（各經疏俱依鄭氏義云閾門限也）許氏解閫爲梱而史記馮唐傳閾以內閾以外（閾與梱同）漢書閾俱作閫竊疑閫閾二者古人得通稱梱許鄭各述所傳原可並存但鄭氏之說尤與經合也至儀禮古文之槷與周禮匠人之槷皆爲假借字而義則殊周禮匠人之槷與爾雅在地之臬同謂於平地中樹八尺之臬以規識日景非門中之閫鄭氏考工記注甚明爾雅既云在地者謂之臬又云橛謂之閫是臬與閫殊郭氏以門橛釋臬則謬矣說文槷（作槸）字本義訓爲木相摩周禮假槷爲臬而儀禮古文及穀梁傳又假爲門閫字鄭以儀禮今文作閫其義較顯故注經從正字不從假字說文閾字古文从洫作閾蓋古字多假借如毛詩築城伊減假減爲洫是其證儀禮古文以閾爲戚亦是假借字鄭故從閾不從戚也希

察之

與洪榜堂論舍采書

夏小正萬用入學傳曰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考注家說舍采之義有五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鄭注引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一說也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摯見於師以菜爲摯菜直謂疏食菜羹之菜二說也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三說也玄謂舍即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四說也呂氏春秋仲春入舍采高誘注云舍猶置也初入學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五說也足下謂此五者當以解釋盛服之說爲是古者童子衣采衣至入大學有成人之禮故解釋采衣也諸經

字本多作采後人改爲菜培輩按舍采即釋菜古字通用康成之義爲長釋菜有用舞者有不用舞者（器）此入學用萬舞較不用舞者（文王世子云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當時之禮以解之也若以爲解釋采衣則何大小之有於傳文語氣不協矣周禮大胥作舍采而禮記月令命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子然後釋菜學記皮弁祭菜字俱作菜則固不得以爲後人所改也且學記不云釋菜而云祭菜則其爲祭先師之禮益明更不得以菜爲采也釋菜之禮古人不獨入學用之周禮占夢乃舍萌于四方鄭注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士喪禮君（喪大記亦云君）釋采入門鄭注禮門神也士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鄭注以筐祭菜也是祭祀之禮多有用菜者傳曰蘋蘩蕰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君

其可無疑於采之爲菜矣

與陳碩甫論禘祫及國語注書

大著所論禘祭各條培輩前讀之頗多不愜於心曾夾簽附質未知足下以爲然否禘祫之說千古聚訟拙著禘祫問答又何敢自信然方今去聖久遠言人人殊鄙意惟擇其於經有據者從之而已禮記大傳言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公羊傳言禘合祭毀廟未毀廟之主則禘祫之爲二祭於經有證也祫祭止及毀廟而禘祭上及祖之所自出又大傳言禮不王不禘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祫之祭大夫士亦得行之則禘祭之大於祫於經有證也仲尼燕居云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言昭穆而禘之爲祭宗廟明甚又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觀孔子每以禘嘗與郊社對言則禘之非祭天地於經有證也詩序云雖禘太祖也長發大禘也說者謂周有大禘無時禘故雖但云禘太祖也夏殷有大禘又有時禘故長發特言大以別之觀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而天保之詩亦曰禴祠烝嘗不言禘烝嘗則周無時祭之禘於經有證也春秋書魯禘多譏其僭觀禮運載夫子之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則諸侯之不得有禘祀於經有證也其他典籍散亡有可據有無可據則惟闕疑而已未知足下以爲然否小米孝廉國語疏想已漸次校畢培輩詳讀韋注覺其中用鄭康成各經注最多有明引者有未明引而實用其義者如周語野有庾積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韋不從其說而云庾露積穀也此即用詩曾孫之庾鄭箋又魯語宗不具不繹唐尚書

云祭之明日也韋申之云天子諸侯曰繹以祭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亦用鄭三禮目錄義既醉詩曰室家之壺毛傳訓壺爲廣鄭箋訓壺爲捆周語引此詩而韋解云壺捆也思齊詩曰惠於宗公毛傳宗公宗神也鄭箋宗公大臣也刑于寡妻毛傳寡妻適妻也鄭箋寡有之妻以御于家邦毛傳御迎也鄭箋御治也晉語引此詩而韋皆用鄭箋解之此皆未明引鄭而實用鄭說若此類甚多培暈因以訂韋注誤字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韋注云自其外朝也下云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內朝家朝也前後似相矛盾今按康子在其朝係自己家朝非君之公朝韋注自其外朝也外字當是家字之誤鄭注玉藻云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此云自其家朝也亦即用鄭注若作外字則與上自其二字語意不合矣未知足下以爲然否又服子慎注春秋內傳范史及各書俱未言其注外傳而儀禮聘禮疏引國語服氏注如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疏云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是也又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疏云國語云臧孫辰以邾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庭實也以上二條未知是賈氏誤記耶抑實有所本也足下博覽多識務祈有以教之幸甚

國朝詁經文鈔序

經學莫盛於漢自文帝置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其後增立五經博士傳業寖廣一經說至百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可謂盛矣然諸儒講論六藝之文罕傳焉以無哀集之者故也漢儒

說經各有家法不爲嚮壁虛造之談歷魏晉至隋唐遵循勿失
宋時周程張朱諸子講明義理而名物制度猶必以漢儒爲宗
逮至元明講章時文之習勝率多高心空腹束書不觀而經術
日衰矣我國家重熙累洽列聖相承尊經重學頒御纂欽定之
書於天下而又廣開四庫搜羅祕逸兩舉鴻博一舉經學天下
之士靡然嚮風二百年來專門名家者於易有半農定宇惠氏
父子於書有艮庭江氏西莊王氏於詩有長發陳氏於春秋有
復初顧氏於公羊有尊軒孔氏於禮有稷若張氏愼修江氏易
疇程氏於爾雅說文音韻有亭林顧氏東原戴氏二雲邵氏懿
堂段氏石臞王氏於諸經言天文則勿庵梅氏言地理則東樵
胡氏百詩閻氏言金石文字則竹汀錢氏其讀書卓識超出前
人自闢涂徑爲歷代諸儒所未及者約有數端一曰辨羣經之

僞如胡氏之易圖明辨辨河圖洛書先天後天各圖非易書本
有王氏之白田雜著辨周易本義前九圖非朱子所作閻氏古
文尚書疏證惠氏古文尚書考辨東晉晚出之古文孔傳爲梅
賾僞託毛氏詩傳詩說駁議辨子貢傳申培說爲豐坊僞撰是
也一曰存古籍之眞如易經二篇傳十篇本自別行王弼作注
始分傳附經朱子本義復古十二篇而明時修大全用程傳本
以本義附之後坊刻去程傳專存本義仍用程傳本而朱子書
亦失其舊自御纂周易折中改從古本學者始見眞面目惠氏
周易本義辨證詳言之又如竹君朱氏之倡刊說文始一終亥
之本通志堂抱經堂之校刊經典釋文全書是也一曰發明微
學惠氏之易漢學周易述張氏之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王氏
之廣雅疏證段氏之說文注黃梨洲梅勿庵之本周髀言天文

邵二雲之重疏爾雅焦里堂之重疏孟子是也一曰廣求遺說
余氏之古經解鉤沈任氏之小學鉤沈邵氏之韓詩內傳考洪
氏之輯鄭賈服諸家說爲左傳詁臧氏之輯儀禮喪服馬王注
禮記盧植解詁月令蔡邕章句爾雅古注是也一曰駁正舊解
江氏之深衣考誤辨深衣非六幅交解爲十二幅鄉黨圖考辨
治朝本無屋無堂顧亭林左傳杜解補正顧復初春秋大事表
皆糾杜注諒闇短喪之謬戴東原聲韻考以轉注爲互訓歷指
前人解釋之誤是也一曰創通大義顧氏之音學五書分十部
江氏之古韻標準分十三部段氏之六書音均表分十七部以
考古音王尚書之經傳釋詞標舉一百六十字以明經傳中語
詞非實義淩教授之禮經釋例分通例飲食例賓客例射例變
例祭例器服例雜例以言禮之節文等殺是也凡此皆本朝經

學之卓卓者其他閉戶研求以其所得筆之於書不可殫述蓋
惟上有稽古同天之聖人而後下之服習者眾彬彬乎超軼兩
漢也諸儒所注羣經成書具在而其散見於文集者或與友朋
辨論經義或剖析古今疑旨或所注之經句詮字釋限於篇幅
因取書中關涉大義者別爲文發之又見札記之書所釋非一
經每經不數條顧較通釋全經者時有創獲哀而輯之誠通經
之軌轍已然而諸儒著述散在人間爲類甚繁非博聞多識好
學深思之君子未易攬其全集其成也涇邑朱蘭坡先生以許
鄭之精研兼馬班之麗藻出入承明金馬著作之庭二十餘年
內府圖籍外閒所未見者輒錄副本又性好表章遺逸宏獎士
類四方著述未經刊布者多求審定先世培風閣藏書最富而
其萬卷齋所得祕本尤多於是博采本朝說經之文敭其是非

勘其同異分類編錄名曰詁經文鈔凡易八卷書八卷詩八卷
春秋八卷周禮十卷儀禮五卷禮記五卷三禮總義十卷論語
孟子附羣經義共五卷爾雅一卷說文一卷音韻一卷總七十
卷續鈔又已積二十卷其文多鈔自諸家集中而解經之書有
分段箋釋自成篇章者亦同錄入尋其義例宗主漢儒惟收徵
實之文不取蹈空之論至於一事數說兼存並載以資考證蓋
欲讀者因文通經非因經存文也然而諸家撰著之精亦藉是
萃聚不致散逸矣培輩曩歲在都追陪講論飫聞大旨今獲覩
是書之成奉命作序自慚膚末無裨高深惟敬述我朝經學之
盛與是書所以嘉惠藝林之意揭之於篇以詒來者儻有好而
梓之廣其傳布則後進獲益無窮不朽之業實在於斯所深企
焉

書金氏禮箋三江後

金氏輔之之解禹貢三江也必於下流入海之地確指三處以
爲三江蓋以經言東爲北江東爲中江明在彭蠡東皆專流徑
達非渾濤入海者培輩則即以此二句經斷三江之爲漢水岷
江豫章江何則江在彭蠡西但合漢水未會彭蠡無所謂南安
所謂北無所謂南北安所謂中正惟豫章之水會彭蠡入江而
南流而江之在彭蠡東者乃得有中稱而漢之在彭蠡東者乃
得有北稱經文導漢言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明漢至彭蠡
東會豫章水必變文稱爲北江而始別於中與南而北江之名
之專屬漢無疑也導江言東迤北會於匯東爲中江明江至彭
蠡東會豫章水必變文稱爲中江而始別於北與南而中江之
名之專屬江無疑也夫其斤斤焉必曰爲北江爲中江者正以

三江合爲一流禹於導江時目驗得之而區之曰漢爲北江爲中而豫章江之爲南亦從可見此經文屬辭之善苟其入海之道專流徑達別有三處則但言漢言江足矣且如班氏志之文則經導漢當曰東匯澤爲彭蠡東至岷陵北東入海導江當曰東迤北會于匯東至蕪湖西南又東至陽羨入海不當渾而言之曰爲北江爲中江也且如郭景純之說則當曰東爲岷江東爲松江不必言北不必言中也禹貢導水諸條俱確指其所過所會所至及入海之處豈有北江中江自彭蠡以下卽截然分流經不各紀其所歷之地而但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東爲中江入于海使後人懸空虛揣無從得其分流入海之處有是理哉金氏主於郭景純岷江松江浙江之說雜引地志紛紛牽合而其說實多似是而非不容不辨夫漢之爲北江岷江之爲中江此其名定於禹見於經不可易也金氏亦知北江中江之名不可移易而其始則曰漢自北入江故分爲北江者仍繫於漢岷江在中故分爲中江者仍繫於江夫必入海有三道而後可以謂之三江而三江同一江之卽無以辨其爲三江則漢之入江遠在荆州江漢合流已久又孰從於彭蠡東別而辨之曰此其自漢分爲北江者而以繫之漢也哉迨其後欲援班志以證合禹貢周禮而自知其說之難通則又遷就其辭曰分江水合三江言之爲南江猶岷江合言之爲北江又云北江爲岷江經流由毗陵入海中江出蕪湖由松江入海南江出石城合浙江入海故子胥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班志所敘三江如是夫岷江之爲中江經有明文而乃以爲北江是敢於背經文而不敢於違班志也又以賈氏疏職方顏氏注地理志爲本於鄭義以鄭

氏之注其蹟上與班志合是輕於信後儒而不難於誣鄭氏也

其引水經酈注曰江水自石城東出爲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

城縣南又東逕安吳縣又東逕寧國縣南夫寧國縣南與績溪

接壤崇山紛錯邑人之來往於茲者日凡幾輩不聞有江注其

中也（徐楞亭曰班志石城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水經注江水自石城東出東逕宣城臨城寧國合浙江者其間崇山峻嶺亦懷襄所不及豈獨無故道可尋也）至蕪湖之中江不得其據則曰逕流湮廢

又曰中江流徙久矣然自古聞河徙不聞江徙此遁辭也不足

辨即使江之由蕪湖出者古實有其道由松江入海江之自石

城出者古實有其道合浙江入海亦不過爲江之支流別派安

得侈然與大江並列爲三夫解經貴依經求義禹貢荊州江漢

朝宗于海周禮職方荊州其川江漢禹貢揚州三江既入周禮

職方揚州其川三江二經若合符節蓋江在荊州合漢而未會

彭蠡故不得有三江之目江至揚州與彭蠡合故有三江之稱

禹貢之三江即周禮之三江其說誠無異議矣然亦非班志所

敘之三江至國語之三江自專就吳越二區言之韋曜注以爲

松江錢塘浦陽江是也不得指爲禹貢之三江金氏主於岷江

松江浙江之說而混國語於禹貢不特解禹貢周禮者誤即解

國語亦誤其蔽由於誤會經文并誤會鄭氏三江分於彭蠡爲

三孔之注紛紛牽引意欲貫通諸說而不知其言之無一是也

附錄

先生少時受經於其祖樸齋先生年十三從學於從祖繩軒先

生自謂沐繩軒之教最深（自撰繩軒公行狀）

先生復夏朗齋書曰毛詩孔疏較他經特詳然失之繁穴且有

毛鄭大指本自不異而疏强生分別者有申傳申箋而不得其

意者讀之頗多不安於心比入都來見爲毛詩學者尙不乏人獨三禮之書講求者少因校儀禮釋官取全經覆讀之而賈氏之疏疏略失經注意者視孔詩疏更甚遂有重疏儀禮志然此事甚大非淺學所能任而以昔日猶聞於先祖及丁卯戊辰間從次師按卽淩次仲先生游竊窺涂徑又有未敢自諉者研六室文鈔先生與羅椒生書曰賈氏之疏或解經而違經旨或申注而失注意正義間亦辨正然必悉加駁辨恐卷帙繁多有失輕重之宜因別爲儀禮賈疏訂疑一書又宮室制度非講明有素則讀儀禮時先於行禮方位盲然妄問其他今以朝制廟制寢制爲綱以天子諸侯大夫士爲目又學制則分別庠序館制則分別公館私館皆先將宮室考定而以十七篇所行之禮條系於後名曰宮室提綱冠於正義之首又陸氏經典釋文於儀禮頗略擬取各經音義及集釋以後各家音切依次補錄名曰儀禮釋文校補草創未就文集補遺胡培系撰事狀汪梅村曰儀禮正義一書上推周公孔子子夏垂教之恉發明鄭君賈氏得失旁逮鴻儒經生之所議張皇幽眇闡揚聖緒二千餘歲絕學也汪士鐸撰墓志銘

宗湘文曰研六室文鈔中與陳碩甫論禘祫書有拙著禘祫問答語其爲竹村先生書無疑金山錢氏刊入藝海珠塵未幾毀於兵火吳江沈氏昭代叢書亦刊之而誤爲樸齋先生之作禘祫人爲禮家聚訟竹村先生有此讜論乃以傳播未廣又互異主名傳之將來無所取信且其家無傳稾故特寫錄以貽之禘祫問答跋

胡先生培系

胡培系字子繼繩軒之孫於竹村爲從昆弟貢生官寧國府教諭生平沈浸三禮嘗謂是書宮室制度頗難昭晰如朝有天子諸侯之朝制大夫士之朝制廟有天子之廟制諸侯之廟制大夫士之廟制寢有正寢燕寢諸侯以下之制亦與天子異又如朝有行於燕朝之禮行於正朝之禮行於外朝之禮廟有行於祖廟之禮行於禰廟之禮卽就一廟言之有行於廟之室之禮行於廟之廷之禮行於廟之門之禮非講明有素則盲然耳故因竹村之志補著儀禮宮室提綱及燕寢考補圖又有大戴禮記箋證皇朝經世文續鈔敎士廼言三卷小檀欒室筆談四卷十年讀書室文存詩存 參胡峴撰傳 胡培翬撰繩軒公行狀 自撰竹村先生事狀 績溪胡氏所著書目

胡先生紹勳

胡紹勳字文甫號讓泉竹村族弟且受敎焉篤於內行事父母先意承志父性剛毅與人或有齟齬必長跪求解俟色霽乃已道光丁酉拔貢生歷佐江蘇學政二十餘年咸豐辛亥舉孝廉方正以年老不赴廷試賜六品頂戴績溪失守走謁曾文正公於祁門委以采訪忠義局事同治元年卒年七十有四生平精研小學以爲讀書不通聲音訓詁比之瞽者議色聾者議聲終無當焉所著有周易異文疏證春秋異文疏證稟毀於兵惟四書拾義五卷續一卷刊行先生說經愼審雅不喜攻擊駁難之習間出己意必有依據不爲鑿空之談江晉三謂其精當不易陳碩甫謂可接武閻氏四書釋地云 參胡昌豐撰事略 胡培翬四書拾義序 江有誥

四書拾義

四書拾義序 續

溪胡氏所著書目

則殆

思而不學則殆孔注云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勳按如孔注義是讀殆爲怠非也殆有疑義襄五年公羊傳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何注訓殆爲疑王氏經義述聞云思而不學則殆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又云多聞闕疑多見闕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史記倉公傳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殆亦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

九百

與之粟九百孔注云九百九百斗勳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云當是六萬斗正義云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據此知孔子時三斗當唐時一斗宋沈括筆談云予受詔考鍾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是宋斗又大於唐斗元史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粟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又大於宋斗然則周時九百斗合元時僅得一百八十九斗也江氏羣經補義云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就整爲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爲米二十八石二斗人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如糞多力勤可多食一人正與古合據江氏說古農夫百畝合今斗且得米二百八十二斗如孔注以九百爲九百斗止合元斗一百八十九斗反不及農夫所收之數原思何又嫌多而辭之集注云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蓋不從孔說也或謂九百爲九百石則又不若是多

石本五權之名至周末時用以計粟如漢書食貨志云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此皆粟以石權而舂秋以前未有此制古制計粟以五量量莫大於斛十斗爲一斛粟多至九百必以量之最大者計之則九百當爲九百斛何以知爲九百斛也當時孔子爲魯小司寇卽下大夫其家宰可用上士爲之孟子曰上士倍中士當得四百畝之粟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明士亦有五十畝圭田以五十畝合四百畝爲四百五十畝以漢制畝收粟一石半計之當得六百七十五石若以石合斛一石爲百二十斤古無大斗一斛粟不足百斤二斛約重一石有半是百畝收百五十石合得二百斛四百畝爲八百斛加圭田五十畝爲一百斛共得九百

斛矣雖經文不言其量而其量可因數以推也

啟予足啟予手

鄭注訓啟爲開謂使弟子開衾而視之勳按說文启開也啟教也自俗書譌舛用啟爲启而启字廢此經論衡四諱篇引作開予足開予手文不成義必待注補出衾字視字恐古人文義不若是曲折蓋啟當讀爲啟說文啟省視也啟予手足謂省視予手足也自經傳通用啟字而啟字僅存說文矣

三年學

三年學不至於穀集注云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勳按古人亦有以三年爲久者如三年不爲禮三年不爲樂去三年不反是也若學動以數十年計何限三年三年不求祿夫人能之何以不易得窮謂此經主三年大比立論周禮鄉大夫職三

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又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州長職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遂大夫職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據此知古者三年賓興出使長入使治皆用爲鄉遂之吏可以得祿此三年定期也若有不願小成則由司徒升國學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爲王朝之官而當鄉遂大比志不及此蓋庶人仕進有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可爲進士者司馬論定之司徒升之國學其選舉與國子同小成七年大成九年如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若侯國取士亦三年一行射義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注云三歲而貢士據此知侯國亦三年一取士也古人之學爲己不爲人謀道不謀食純儒之學往往有之後人躁於仕進志在干祿鮮有不安小成者故曰不易得

一身有半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注云今之被也勳按說文亦訓被爲寢衣名與孔注合然被取被覆之義古人衣亦稱被孔注云今之被而言也後世所謂被布用正幅成長方形與衣製絕異若果寢衣是被則人皆有之不必爲夫子

記且曰衣則必有袂曰寢衣則必服之而寢矣寢衣宜長惟一身有半之制實從來注家所未明集注云其半蓋以覆足疑而未決之詞也近人又謂長讀如長短之長言衣但當一身之半耳不知古人衣服必中度聖人因事合宜即不盡拘古制亦斷無不近人情之制一身又半何其長一身之半何其短無論一身又半古人無此異服即一身之半如後世之短衣亦古人所未有也古人衣下必有裳雖下有裳而衣之長亦各有度若明衣長必下膝如士喪禮記云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注云長下膝又有裳於裓下體深也此經依程子當在齊必有明衣之下竊謂有半即準明衣之長而加其半不另爲裳如今中人計今尺自領至膝下約二尺五六寸自膝下至足跗約一尺二三寸以二尺五六寸加一尺二三寸即爲一身有半矣中人一身之長約八尺明衣雖較他衣加長亦僅下膝而止而此下膝之衣即爲一身之衣以一身之衣長不過是故也惟寢衣更加一半之長不但長下膝且至足跗深衣云長無被土恐汙辱也若寢衣之長無患被土雖至足跗可也齊主於敬寢必有衣亦明潔其體之義故長宜至足跗凡服在內者不殊裳亦無緣而寢衣或亦如深衣衣裳相連特較深衣而加長者與

所存者神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趙注云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勳按趙注以在釋存據爾雅釋訓存存在也注云存即在公羊隱三年傳有天子存注孟子離婁下以其存心也注告子上雖存乎人者注荀子非十二子使

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注呂覽應同召鬼則無以存矣注皆訓存爲在所存即所在也神與化對文化主所過之地言神亦主所在之地言爾雅釋詁云神治也所存者神謂所在之地無不治也趙云其化如神猶是比擬之辭而非神之本義

胡先生紹煐

胡紹煐字枕泉文甫從弟同受業於竹村各占一經互相宣究一時有二難之目道光時官太和訓導精研三禮而尤有得於高郵王氏金壇段氏聲音文字之學嘗以其法校讀文選李注知二家所未及訂者猶夥乃補闕正誤成文選箋證三十二卷同時朱蘭坡亦有文選集釋之作其精博固不逮焉又有蠡說叢鈔十六卷參胡昌豐撰文甫事略　朱右曾文選箋證序　績溪胡氏所著書目

粵自梁昭明纂輯秦漢魏晉六朝諸體成文選一編至今家有其書幾如隋珠趙璧竊謂文莫盛於秦漢魏晉爲次維時善屬文者必遠於學即六朝沈博絕麗之作亦皆筌簀六籍鼓吹百家而瑰奇其詞詰屈其句學者多苦難讀於是而蕭該之音義始出至曹憲入唐精文選之學以所譔音義行世江淮學者本之後有許淹江都李氏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號文選學淹羅各譔音義李氏譔文選注解六十卷該憲淹羅諸音義僅著錄隋唐兩志而罕有其傳今存者惟李氏注解開元後復有五臣注五臣荒陋又多據誤本附會其義爲宋儒所詆李氏注則援引賅博經史傳注靡不兼綜又旁通倉雅訓故及梵釋諸書史家稱其淹貫古今陸放翁謂注頭陀寺碑穿穴三藏注天台

山賦消釋三幡至今法門老宿未窺其奥洵非溢美不特此也

注所引某書某注並注明篇目姓名而後之採鄭氏易注書注

輯三家詩述左氏服注者本焉纂倉頡遺文作字林考逸者又

本焉李時古書尚多自經殘缺而吉光片羽藉存什一不特文

人資爲淵藪抑亦後儒考證得失之林也然擇焉不精往往望

文生訓轉失本旨如西都賦橫被六合橫被用今文尚書堯典

篇古文作光被橫光古通而注引漢書音義關西爲橫讀縱橫

之橫緻冕所與紱與黻通祭服也而注引倉頡篇以紱爲綬蜀

都賦龍池瀉瀑瀆其隈說文瀑一曰沫也此其義瀉沸也謂沸

沫而噴其沫也而注以瀉瀑爲水沸聲解瀑爲沸甘泉賦蘿呹

脞以揭批兮蘿與響同謂回焱之響布說文脞響布也而注云

蘿亦香字讀同香羽獵賦拔鹵莽鹵蓋菌之省說文舊草也或

從鹵粗草也而注引說文鹵西方鹹地以鹵爲斥鹵補亡詩彼

居之子居讀如姬語助詞彼居之子猶云彼其之子而注謂居

爲未仕者吳季重答魏太子牋時邁齒載載與迭通更也而注

引杜注七十曰載又書中多連語非疊韻卽雙聲皆無兩義舊

靈光殿賦佹欺猥以鵬睞倜儻假鵬爲倜並深目貌而注謂如鵬之

視以鵬爲鳥風賦枳句來巢枳句猶枳棋並拳曲之狀而注謂

枳樹多句以枳爲木洞簫賦乃使夫性昧之宕冥宕冥猶混沌

而注謂天性過於幽冥引說文以宕爲過躊躇踏稽詣蓋稽遲之

意猶躊躇也而注謂聲稽留如有所詣以脂爲至長笛賦搏拊

雷抃雷與儡通皆擊也而注謂抃聲如雷左太沖詩咄嗟復凋

枯咄嗟猶倏忽倉頡篇咄嗟易度也而注引說文以咄爲碎七

命馳浩蜆浩蜆並形容高大之貌而注謂浩蜆卽素蜆以蜆爲

虹蜺若斯之類既背正文復乖古訓唐書李邕傳謂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欲有所更是當時其子已不滿是書自此以後鮮有專家有明一代淪注纂注約注諸書略涉藩籬未窺堂奧國朝名儒輩出前有余氏之文選音義何氏陳氏之評文選汪氏之文選理學權輿孫氏之李注補正林氏之文選補注胡氏之攷異近梁氏又有旁證皆足以羽翼江都惟王氏段氏獨闢畦徑由音求義即義準音能發前人所未發雖僅數十條而考覈精詳直駕千古文選之學醇乎備矣紹煥涉獵文選即窺此祕以之校讀李注觸類引伸爲王段二君所未及訂者尚夥並及薛綜之注兩京張載劉逵之注三都曹大家之注幽通徐爰之注離騷顏延年沈約之注詠懷與史漢舊注朝夕鑽研無間寒暑闕者補之略者詳之誤者正之棄經屢易最後删定乃釐爲三十二卷入都就正於朱太守亮甫先生謬蒙許可賜以弁言夫後人議前人易前人而不爲後人議難螳螂捕蟬安知黃雀不在其後抑心有所疑則不能無言言則不能無辨區區之意願以質諸當世之深於選學者

胡先生澍

胡澍字荄甫一字甘伯號石生子繼族孫而同受業於其父（繼先生父名秉元）子拔少有至性年十四丁生母憂哀毀如成人事父母愉色婉容終身有孺子之慕與諸弟尤友愛咸豐己未舉人會試不第援例爲內閣中書又捐升戶部郎中淡於宦情篤於撰述嘗自言於春秋慕叔向於西漢慕劉向欲顏所居曰二向堂其志趣如此同治十一年卒年四十有八少時得顧氏江氏段氏之書遂通聲音訓詁之學後見高郵王氏書益篤嗜之取孫淵

如釋人一篇博稽古訓爲之疏證又著左傳服氏注義通俗文疏證稾毀於兵中年多病因治醫術得宋刻內經乃以元熊氏本明道藏本及唐以前古書悉心校勘發明古義撰內經校義今存數十條其說多精碻又輯唐釋湛然輔行記一卷校孔子編年淮南子校證一切經音義校證又著有墨守編正名錄俱未成參胡培系撰事狀胡培翬撰繩軒公行狀績溪胡氏所著書目

竹村弟子

楊先生大堉

楊大堉字雅輪江寧人諸生初從元和顧廣圻吳縣鈕樹玉游倜儻蒼雅闚奧著說文重文考六卷純以聲求假借以偏旁繁省求古籀之異同又作五廟考專駁王肅之失受三禮之學於竹村故研六室集中嘗附著其說儀禮正義中士昏鄉飲鄉射燕禮大射五篇未就先生據竹村從子肇昕所采輯諸說以爲底本補纂成之體例與原書時有未合黃元同嘗貽書子繼勉以改訂卒不果參繆荃孫儒學傳稾胡培系撰竹村事狀研六室文鈔胡肇智儀禮正義書後徽季

文集

汪先生士鐸

汪士鐸字梅村晚號悔翁江寧人道光庚子舉人家貲少時學賈不成乃歸讀書外家有藏書盡觀之應童試爲學使姚文僖公所賞拔名乃大起博研經史於乾嘉諸老學派並能通貫志行簡潔於聲氣利祿避之若浼用成其學咸豐初粵寇陷江寧避地績溪山中絃誦不輟居數年座主胡文忠公招至武昌與文忠約不受辟署文忠爲開儒館校理圖籍同治三年江南平乃歸里以名德爲時所重曾文正公尤禮異之先生中年以前

所著有禮服記儀禮鄭注今制疏證廣韻雅廣韻聲紐表梁陳
州郡志水經注疏證東漢朔閏考諸書皆燬於兵獨其水經注
圖則避地授徒所作胡文忠爲刊行南北史補志三十卷表一
卷原稾既失後爲兩淮運使方濬頤所得刊於揚州書局先生
之學大者在山川郡國典章制度蓋將達經術於政治雅不欲
以文章自震襮晚年及門諸人爲編文集十二卷外集一卷其
劄記掌錄尚數倍於文未盡編定胡文忠編刊讀史兵略及大
清一統輿圖皆所佐成晚纂上江兩縣志翔實亦爲世所稱焉

參自述　洪汝奎選文集序

南北史補志表後序

往者道光戊申己酉閒江夏童石塘濂太守權蘧政延儀徵劉
孟瞻文淇年丈暨楊君季子兗吳君熙載延闓王君句生翼鳳
注南北史設局邗城福因庵余以家累不克作遠游乃分任補
兩史志表而屬草於里門家尠藏書不能如諸君借閱文匯閣
也期屢期月賴兩女子在室助余檢討攜拾排比犂用有成
爲志三十卷表一卷而就正於桐城姚石甫瑩廉使涇包愼伯
丈世臣吳陳君碩甫奐陳君爲勘天文五行地理禮儀樂律輿
服無所匡正去五行志所引開元占經數事而已廉使貴謹嚴
曰史自有法度稗史野言皆古人所不取不宜穢本書故所勘
職官食貨刑法氏族釋老藝文六志世系大事封爵百官四表
多所刊落且欲刪氏族入地理仿樂史例也刪釋老入五行附心之不思之
下而於唐以來書多芟柞如刑法之唐律疏議氏族之林寶鄧名世書及唐書表釋老之宏明傳燈志及太原房山諸經幢經洞北魏北齊諸造象太平廣記所載之足補金石者故今志藝文無金石包丈意主博

綜謂隋唐志所載書已不傳凡文字幸存於今者皆宜網羅補綴俾後人有以參考不宜拘成例也謂唐宋人說部詞章碑版之屬皆宜甄錄且病余地理未載河渠宜采兩唐書志凡溝洫陂池皆附入之并時江右欲取洛陽伽藍記建康實錄諸寺刹注於下今皆未能

陳君伯游方海亦客金陵謂此志有三難存者患繁複患牴牾無者患闕略衷諸史法不如廉使良今天文五行樂律失之冗地理患牴牾餘者失之闕略也遂酌從廉使言草稾既具童公卽世此本存兩江節署東南兵燹不知所終同治壬申兩淮運使定遠方公購得此稾劉君恭甫壽曾孟瞻年丈賢孫也證爲拙稾方公將刊以輔延壽書因介恭甫詢其顛末余傭書畢生數更府主流離轉徙百無一存驚聞此編如獲亡子深感都轉古人之誼劉君作成之美以謂此書幸出又幸而遇賢者將刊行之宅日諸君所注次第出又得好古如都轉者續刊之則延津劍合非斯文之大幸與

因條其原委復於都轉左右至於書之繁簡失倫剪裁無法則閱者幸諒其麤疏之學與夫褊淺之衷不欲違李書家法恐其狐裘豹裹轉成烏不鵲不鵲之譏也

文集

禹貢揚州畺域考

禹貢揚州畺域胡東樵錐指詳矣詞其本書不復載其所言東西北皆無疑義惟辨僞孔南至海及裴駰所引張晏之言晉太康地記之說詞亦具本書而以顏師古張守節諸人信之爲非大義據通典以揚至南界至潮州揭陽而止其島夷卉服以爲會稽之倭國及東鯷人而朔南暨之下亦主此義以爲潮之西卽屬荆州蔣相國地理今釋亦用其說江艮庭集注音疏王光祿後案孫觀察今古文疏皆引鄭注自淮而南至海以東孫氏并以南至閩

非經義則南界不惟不至廣州并不至仙霞關以南矣夫就古人地狹之言則宜以温台處北山爲界然論聲教之廣要荒之服則諸家釋下文五服之數又言堯五服方五千里禹平水土即成五千爲方萬里此尚書古文家說也夫距王畿而南徑五千里不至閩廣何以有此數乎尚書大傳大戴禮少閒篇墨子節用篇小司馬索隱皆言堯南撫交趾堯典明言宅南交呂氏春秋言禹南至交趾孫樸續滿之國夫交趾尚隸版輿謂交以東北之閩廣反在域外乎荆既以衡陽爲界交廣不屬揚而誰屬乎韶連以西桂林平樂柳州之閒猺獠雜處或其時未盡歸流故荆南止於衡陽不能越此而有交廣揚州之地不斗入西南乎 畺域不能正方即以禹貢言隅夷在今朝鮮屬冀州宜而屬青與冀兗之東北宜屬青兗之東北以屬兗雍之地西及流沙則東西長而南北狹是皆不能如豫荆梁之正方也何疑於揚地斗入乎又如今後藏之地辨方正位宜屬雲南而隸四川者以有落爾廓哲孟雄洛敏陽諸部隔之故亦斗入西南數千里也 然則諸經所載輿地無一語及嶺南者即禹貢施工亦不及嶺南一山水何也曰禹貢惟致功多者始書否則從略北方沙土虛鬆川原屢變易淤易溢故洪水之時尤易爲災而禹致功最多若南方土性膠黏禹時至今水道無甚更易當時致功必少故亦不書若三代帝王率都北土彼時北方多故嶺南僻在一隅故載筆者不爲記纂然蒼梧鼻亭實禹桂林亦閒及之矣曰鹽鐵論地廣篇禹貢至于五千里說苑修文篇禹定九州方五千里至于荒服漢書賈捐之傳以三聖（堯舜禹）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此西漢人言也又如論衡別通篇殷周之地極五千里御覽六百二十六引孫武云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今文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地方五千里然則諸家非乎曰五千里者

據禹未弼時言言萬里者據弼成五服言也曰此古文家夸大言也中山經管子地數篇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地形訓張揖廣雅皆云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亦周秦魏漢人言也亦可信爲二萬餘里乎曰彼據人跡屈曲而言萬里此據虛空鳥跡而言面五千里也若以漢人言伏虔曰夏殷方三千里（王莽傳注）將不又狹於五千里乎再以禹貢徵之黑水入于南海夫以怒江爲黑水則入緬甸之南海以瀾滄爲黑水則入南掌之南海近陶交毅以盤江爲黑水（即水經之鬱水）則入廣州之南海安得謂禹服不及嶺嶠南也若如杜氏以交廣別爲南越則禹時無南越之名（元和志亦然）則嶲夷昧谷幽都皆在域中而南交獨居南越之外何也然則揚州之域北距淮緣邊與徐豫界西緣義陽以東連山至湖北之黃州包江西與荊爲界南跨嶺南全制交廣以海爲界東濱海其疆域於諸州獨大者其時文物未盛賦役未多如今邊地州縣動跨地五六百里抵內地五六縣故以揚較徐兗豫亦若是爾

九江考

有禹貢之九江有秦之九江有漢之九江秦之滅楚也以其都壽春爲九江郡（今壽州）此秦之九江劉歆謂淝汗水爲九江近人徐位山宗之此一說也孔安國班孟堅以爲在尋陽南陸氏釋文引尋陽記之名以實之此漢人又一說也按秦之九江在廬江江淮之閒自爲郡名無與禹貢不必辨若淝汗九水則入彭蠡地屬揚州經言九江者四當在荊州且彭蠡以東更無地可當東陵者則劉說之非顯然尋陽之說則朱子嘗辨之（朱子謂分爲九派則沙水十七道尋陽之地無所容一也若參差取之又不知斷自何許且其數亦不止於九二也州渚

出沒其勢不常若江陵九十九州之類不得限以九三也若旁計橫入小水則以類甚多亦不止九四也胡東樵又申之胡氏謂尋陽今黃梅東北亦屬揚州非荆州也既以東陵爲金蘭如其言則去江六百餘里經何以言至于東陵一非也且必先迤北而後至東陵二非也既云朝宗于海又數其中流之九派經文無此例三非也鐸更爲之辨曰孔沖遠以分九派爲九江夫江分九派則此九派卽江身也河分爲九經曰又北播爲九河此何不曰播爲九江乎漢曰又東爲滄浪之水此何不曰東爲九江乎一非也過者有地在此而水過之之謂也經不聞曰過九河何得云過九江且九派既江之身矣豈可曰江過江乎二非也古尋陽在江北非今之尋陽經文導水之過與至于皆指南岸之地如在尋陽則所指爲東陵者在江北於導水之文旣不合而導山明言岷山之陽其爲南幹之山明甚過九江明指今興國武昌之山明甚不得忽過江北之洲渚而至敷淺原也三非也且導水之言過與至于相近者以下文東迤北而然導山之言至于必其地相隔尙遥如岷山至衡山相越數千里自巴陵至敷淺原亦千里而遥始可云至于若九江在尋陽則敷淺原在今九江府德安縣適當其南百里而近復何至于之有此四非也然則九江究何在與曰仍以經文定之而已經言九江孔殷九江納錫大龜則在荆州明矣導山之文在衡山東敷淺原西導水之文在澧東東陵西則在今澧州東岳州九江西東陵今岳州巴陵縣今洞庭是也洞庭何以爲九江曰所納之水凡九也其九水奈何以水經注證之則澧出武陵充縣東至長沙下鬻縣入江資中東北至于江注湖卽洞庭湖也沅出柯且蘭縣至長沙下鬻縣西北入于江此入湖者也其漸卽濬水斬詹音近而訛水出漢壽縣南注沅故酈氏亦出辰陽縣導源溆溪曰漸水無水出故且蘭東南入沅溆導源溆溪北注沅辰由辰陽縣導源益州會于沅水西巴郡臨江縣南入沅則附沅以入湖者也所納九水亦名洞庭爾何以云九江

曰山海經中次十二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游於于江淵澧沅之風交（二字疑誤倒風疑風字舞雩之風）瀟湘之浦是在九江之閒此經伯益所作與禹同時其可信一也水經禹貢山川澤地所在亦曰九江在長沙下雋縣（今巴陵）西北其可信二也導水九江東陵下即曰東迤北會于匯按今江自出峽至巴陵皆在西北而趨東南過巴陵即包武昌而東北斜之（據徐司寇所纂一統志圖）經所謂東迤北也會于匯即指三台太白等湖而言（謂彭蠡震澤者恐非）惟巴陵當東迤北之處傳郡望皆在斜行之後益徵巴陵之爲東陵洞庭之爲九江矣

肇域志跋

輿地之學遠有轍跡原其義類端貴謹嚴推及經世不妨廣博蓋蘭臺創稾已有自注大書細字實分兩塗準是而言宜爲分別甄綜大段厥有數端辨方正位首重至到再貢職方乃其前軌杜李繼述疆域益明今擬列至到第一其原書所無者蓋闕如也考古證今必資沿革郡氏白羽盲左爲之椎輪故秦莽曰班氏嗣其芳躅衝要簡繁比於畿緊望赤玷而綴之取諸簡也至若周平西之記風土劉澄之之記古今語近浮夸宜爲小注今擬沿革第二四列三條道山所述五嶽四鎮望祭所宗今擬山原第三雖不能如伯益之條其里數而郡邑東西亦宜小爲比纂冀豫沙土水道之變多端東南塗泥溝渠之徙絕寡今擬大川小水以類鱗次第四而塘濼隄防功資灌溉鴻溝三海險限戎馬概坿於下語焉必詳亦爲注焉東省泉源賴以轉運湯汶水實爲樞紐今擬有關會通河者著於諸水之次爲第五舊縣故城足資考證離宮原廟允見前規故姑城延津防於武

庫伽藍宮殿目紀隨書今擬古蹟第六五治所以富民六苑所以考牧南津稅賈三齊服官既立監司宜從記載今擬戶兵工諸分司第七而藩封比於侯國官府延於都尉昔人之成例也後賢之則倣也田賦辨於九州瑣玕詳於九府兩稅土貢度支所重今擬賦稅土產第八禍石入河雲飄轉海記里之鼓行者所珍今擬水陸郵程荆揚海運前後相次爲第九樂石吉金明誠之別錄鬼神人物樂吏之燕詞凡若此者既不載芟概坿於末爲第十惟是編乃昔賢未竟之書薈萃志傳未及裁翦容有錯簡失次亦或鈔胥囫圇劇天吳紫鳳不止烏焉豕亥之訛排纂諸君宜爲刊謬然先生淹通淵雅卓絕古今所引諸書十不存一不知而作貽誚金根湘鄉相國闡前哲之幽緒貽來學以寶筏屬以寫官印以活字大懼繙緝之難不居讎定之跡以士鐸嘗從事於斯命卽原書略發凡例修之明之以俟來哲云耳

趙刻水經注跋

水經注原四十卷崇文總目載爲三十五卷蓋宋已佚其五卷矣今本乃後人離析以合原數者也唐六典稱所引一百三十七水江河在焉今本所載僅一百二十四水若并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目數之則多於六典所載七水若不數此七水則又少十三水趙氏一清補漏水目錄然漏水原附見河水中不勞作目也又補淦沿溳派滋洛豐涇泲弱黑涂十二水併漏水以足一百三十七之數說文滌沿二字皆在新坿中注云水名東北入海滋水出牛飲山白涇谷東入溳沱　然弱水作溺水派水出雁門葰人戍夫山泲猶言洛泲耳水經敘於渭水末則泲亦不當補也按水經注皆云東入於洛渭水經亦云洛水入焉則宜有洛水篇

渭水注有涇水入則宜有涇水篇巨馬河注云又南右會滹沱河枯溝又云南入於滹沱而同歸於海也沽河注清淇漳洹滏易涞濡沽滹沱同歸於海鮑邱水注鮑邱水又東合泉州渠口故瀆上承滹沱於泉州縣下又云南極滹沱淇水注云清河至泉州縣北入滹沱濁漳水經云又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會易水注東至文安縣與滹沱會清河篇末又屢言滹沱則宜有滹沱篇濁漳水注漳水又北滏水入焉太平御覽有引佚文則宜有滏水篇溺水黑水皆宜自爲篇溺水說文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於流沙從水弱聲桑欽所說可證原有溺水篇也派水說文自入於海宜爲一篇滋水雖入滹沱而所行者遠亦宜爲一篇水經洧水注中敘北江甚略滁水乃小水不宜爲一篇則趙氏所言十三水除豐汭滁三水惟十水耳

水經云衞水出靈壽縣西東北入於滹沱河胡渭胎明云恆即滱嘔夷衞即滹沱因引寰宇記眞定之蒲澤注云滹沱東逕常山北東南爲蒲澤水上有梁又滋水東入新市入滹沱又饒陽枯白馬渠又河間大浦淀趙氏補引寰宇記如忻州秀容及程侯山下九域志忻州又寰宇記定襄忻州之三會水又雁門縣句注及龍泉又五臺之五臺山及聖人阜及仙人山又行唐輪井及王山祠又任邱縣狐貍淀共十一條前漢志常山郡南行唐牛飲山白陘谷滋水所出東至新市入滹沱寰宇記言滹沱者眞定縣滹沱在縣北一里藁城東二十九里靈壽西南二十里行唐縣滹沱出州西流至忻口而東出房山縣界在九門北四十九里東鹿西北四十五里鼓城北十三里又續漢志安平國信都有滹沱河眞定縣水經云滹

沱水又東經常山城北云云南深澤縣滹沱危渡口在縣東南三十里滋水入滹沱在無極縣滹沱南去縣三十里從西南鎮州九門縣東界便東流經南深澤縣南入州博野縣滹沱在東南三十五里大城縣北一百三十里寰宇記五臺縣水經云滹沱水東流經聖人阜云云嶇縣滹沱水在縣東二百步繁峙縣山海經曰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又引冀州圖云又經繁峙故城西三里與五泉合又西南入樓煩郡秀容界又還入嶇縣又入秀容界東北入五臺南入恆山界唐林縣滹沱水在縣東饒陽縣水經云滹沱河又東至白馬溝出云云從河見濁漳水注非也彼乃從溝非從河也趙氏誤又通典云滹沱河舊在縣南安平縣滹沱河在縣南二十三里靈壽縣其城南枕滹沱河閒縣水經云大浦下導陂溝競奔咸注滹沱云在縣西二十里鄚縣滹沱水東流經縣南二里至莫州金口分界東北流入文安縣易水東入文安界合滹沱文安縣滹沱在西北三十里

洺水 武安縣水經云洺水源出易陽縣西山永年縣水經云洺水之目不知誰改俗謂山之下地名洺因經之故曰洺水雞澤縣洺漳二水在縣東南二十里合流東北入平鄉界曲周縣西濱洺水臨洺縣本漢易陽縣北濱洺水

滏水 清流縣滏河在縣東三里源自盧州愼縣來東南流入六合至瓜步入大江然則合趙氏以補十水猶少二水是水經終不能全也

答甘建侯書

天地之內陰陽五行而已天化以氣地成以質自大賢以下各

有清濁偏駁有餘不足之數聖人於是範之以學使幾於道然學興而涂歧支港紛雜此浚彼塞葑菱蕪穢人各就其性習所近而游泳其間至於溯洄既久亦皆可以至於江河其不至者沙水閒之也是故潛見視其位用舍視其時鹽醋雜其酸鹹裘葛各適於冬夏愚者之見以謂窮居蓬蓽無益於世莫若治經垂緒於後莫若讀史經有十四則三禮毛詩爲上書左氏次之史二十四則宋明爲要史漢三國晉五代次之禮垂大法詩養性情務在博稽異說以備采擇三通史志蕭選樂府詩禮之航也堯舜三代爲一類秦漢至唐一類五代至明一類時勢變幻取法後王禮樂久屬具文刑政亦同小補惟山海之險易兵家之權謀經國難泥以陳言致用必酌其通變固不能摭填而索塗尤不容削趾以就履儲其學以待世莫若廣訪輿圖勤求敵勢語言文字物異人情測爲通軌此則管樂之所長而淵雲班馬許鄭程朱皆所不能以爲非者也然則書法考異集評發明皆無關於實際也非沙石行潦之閒阻乎是故好學難聚書難身心閒暇難無漢宋之意見難求友難無是五難則莫若擇一以自精惡其紛而力不給也莫若副紙以別記惡其雜而不彙也莫若以己意爲之圖表使其羣而易識也莫若鈔錄以刪繁複使其多而不漏也不若先條其綱目此航上需打槳搖櫓之助也手口之議論門戶之褒貶朋黨之回護此又暗礁碎石橫阻其道者尤不可不知其爲蘇張之辯士宜與少正卯同誅者也於稽其別厥有四科曰簡以提挈其綱領曰實以詳其器數曰備以載其利鈍（佛經西洋之書皆約載一事若干之利害曰一二三四等科目款則）曰分以析其源流此則經史所同讀一卷即得一卷之益者矣無我見人

見世俗見精進而不止其至於古人也必矣至於江河斯得道矣其淺深優劣則熟不熟之仁而實三月旦夕之功所判爾然言之甚易若士鐸則安能若是哉念自勝衣就傅先慈輒口授以幼學日取日記故事告以數條故自志學以前所聞見不依塾師所責課自是以後憙考輿地二十外閒治算法詞章既至立年從胡竹村先生游迺傳經術不惑之外奔走客授遂不能竟所學之緒知命後罹於禍亂閒關乞活求文字不一得此事遂廢耳順後寄居鄂渚崎嶇歸里人事蝟集舊學益荒七十以來以無子孫心境日惡益與學問隔絕矣年來耳目不用四支解墮左聞右忘陰陽微短受於天地者澌滅無有尙何足與言學問之萬一哉

竹村交游

胡先生承珙 別爲墨莊學案

朱先生珔 別見墨莊學案

張先生聰咸 別見墨莊學案

馬先生宗璉 別爲魯陳學案

程先生恩澤 別爲春海學案

包先生世榮 別見安吳學案

汪先生喜孫 別見容甫學案

洪先生頤煊 別見儀徵學案

洪先生震煊 別見儀徵學案

金先生鶚 別見儀徵學案

郝先生懿行 別爲蘭皐學案

夏先生炘 別爲心伯學案

陳先生奐 別爲南圃學案

陳先生用光 別見惜抱學案

錢先生儀吉 別爲嘉興二錢學案

魏先生源 別爲古微學案

張先生成孫 別見茗柯學案

方先生體 別爲茶山續溪人乾隆庚戌進士刑部主事洊升郎中出爲江西九江府知府累擢江蘇蘇松常鎮太道江寧鹽道湖北按察使致仕寓金陵卒年七十九先生歷官中外有政聲藏書最富博通經史所著有遺集竹村特舉其儀禮今古文考正儀禮古文考誤二篇謂可見經說之一斑云參胡培翬撰遺集書後

文集

儀禮今古文考正

儀禮注稱今文古文字異者凡數十百處按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蕭奮孟卿后蒼戴德戴聖所謂五傳弟子也其所傳習爲今文若古文經之出魯淹中者河閒獻王獻之劉向錄之劉歆請之而終不得立於學官是以古文五十六篇鮮有傳習之者即今所存十七篇亦以同於高堂生故行於世蓋自鄭康成以前今古文各自爲書而習古文者每不若今文之盛及至康成參以今古文定爲之注儀禮古文由是淆亂矣自後傳鄭學者若王肅孔倫陳銓李軌袁準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僧之劉道拔劉昌宗周續之以上並見釋文序錄諸家止注喪服又序錄載李軌劉昌宗爲儀禮音又袁準注見唐書志序錄未載沈重張沖黃慶李孟悊之屬參互傳寫隨意增改文字往往歧異陸德明經典釋文

所謂亦作又作或作者正指是也賈公彥据黃李二家作疏已非鄭氏原定之書公彥論鄉飲酒執觶興洗北面句云俗本有盥字則宋元傳本又公彥所謂俗本也陸德明因劉李二家之音作釋文而劉氏本如以時爲皆以糟爲醩以洗爲浣以觶爲繶以御爲衙與陸氏異是陸氏釋文又非劉氏之舊況鄭氏乎至今時刊本注疏較宋元以來舊本并鄭注所存今古文往往殘闕脫落彼此錯見是則鄭氏所定今古文之書屢經淆亂而況河閒獻王高堂生之所傳者乎今據鄭注所存者考其譌脫爲標舉之以俟考正今古文者之採擇

儀禮古文考誤

賈公彥儀禮疏云高堂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亡（壙壞）

按亡字要義作古　儀禮五十六篇其文皆篆書是爲古文按漢書景十三王傳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藝文志云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絕無亡儀禮五十六篇之說張淳曰古未有儀禮之名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余按漢藝文志曰禮古經儒林傳曰士禮六藝論曰古文禮論衡曰佚禮隋經籍志曰古經釋文序錄曰古禮儀禮之名始見後漢書鄭玄傳其爲魏晉間人所加可知　志云禮記蓋亦諸儒記禮之說如別錄古文記二百四篇藝文志記一百三十一篇之類與古文禮又自有別且孔壁古文字讀皆異雖好古如孔安國必以今文考之始通其學如無今文可考之尚書十六篇逸禮三十九篇即逸在祕府莫有知者所以昭帝女讀古文論語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稱難曉若皆篆書則漢時人人能讀何云難曉乎此賈疏之誤也余考班固藝文志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淹中里名淹亦作奄楚元王傳注服虔曰自生魯國奄里人也）及孔氏學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景十三

王傳云河閒獻王修學好古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傳所謂禮記即志云記一百三十一篇及明堂陰陽之屬又鄭康成六藝論云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培輩按經典釋文引鄭六藝論云後得孔壁中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似鄭亦以古文禮爲得於孔壁中侯考又據許氏說文序孔氏壁中書係古文與篆書異賈疏以爲篆書誠誤）隋經籍志云漢初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河閒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及明堂陰陽之記無敢傳之者惟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授戴德戴聖慶普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作注爲鄭氏學是知禮古經出魯淹中河閒獻王得而獻之鄭康成取以校之見於漢藝文志隋經籍志及鄭康成六藝論語甚明白賈公彥顧以淹中所得之禮古經爲孔壁禮記不亦誤乎後魏孫惠蔚云奄中之經孔安國所得吳草廬何喬新云共王得於孔壁河閒獻王獻之其謬益甚故爲審諦源流以俟好古之君子

清儒學案卷九十四終